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5 1138B

了之後，俺便和小芳復入縣城……」華梁聽到這裏，急忙向苗二侂子道：「你老這次進縣城，俺却明白了，一定是還知府印信去了。苗二侂子把手一拍笑道：「真個被你一句說着，俺本來預備到後頭賣扣子的，沒意到在這裏被你一句說破，只好便宜你這個扣子吧俺本打算把印信送回，救出你家先生，大家走路，也就散了，誰知俺和小芳行經縣衙，入內一探，趕上那官兒和陳裕泰兩個在一起談話，聽他們所說，那官兒却和知府有些不和……」刁龍急接過說道：「不錯，他兩個一向不和，後來便怎樣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俺聽他們的意思，如果你等把印找回，他只說並無下落，便可以壞了那個知府，並且打算把你們一網打盡，俺聽到這裏，便想下去殺了那狗官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王先生急忙用手一肘苗二侂子，苗二侂子道：「怎麼？你老還怕這二位都頭聽了難堪嗎？俺一路之上，早已認識了他們二位，俺若不看他二位老英雄時，說句斗胆的話，恐怕他二位也和那位知縣大老爺升天好久了！王先生聽到這裏驚道：「難道你真格做出來了不成？」苗二侂子哈哈一笑道：「你老是真不知道，還是假不知道？俺若不將他做翻時，你老幾位難道就平平安安出來了？這時鄧陶二個，臉上顏色，便是七月天氣陰晴不定，青一陣，黃一陣，紅一陣，好不懊惱，只是眼睜睜處在這種情勢下，那裏還敢說什麼，只好是楞在那裏聽苗二侂子說。苗二侂子又道：當時小芳把俺攔住，說是不如先還印，然後殺他兩個，再救大家，俺想他說得有理，便依着他的主意，到了府衙，把印送回，然後又到縣衙，借重小芳的藥針，賞了他們一人一針，一則有毒，二則又都是結命傷，恐怕也就不會幸免了，然後俺又和小芳去到監裏，救出衆位。」丁立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老又大鬧了一次監獄了，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這却不

會，這却是俺用的一個計策，俺拿針打傷那官兒時候，房內正好無人，俺便在他桌上，順手扯了一根堂籤，到了外班房，就說是那官兒他們到後堂問話，他們也是大意，便把他們幾位交給了俺，好在這時正在半夜，剛剛轉過大堂，俺便向他們幾位說清來歷，這才從牆上跑了出來，俺那時已知衆位這裏必定要審問究竟，俺才請刁老哥先到朱爺家等，俺等才投奔小白樓，這就是這始末根由了。」這時朱大廷才知道方才那個老者就是刁龍，急忙上前行個禮，王先生道：「這件事却怪苗二弟做的大意了一點，那縣官和陳裕泰，固然有取死之道，不過不必我們去殺他，至不濟他也是國家一個命官，殺官豈不情同造反，這件事如今倒有些難以措置了！」苗二侉子笑道：「到底是你老和俺不同，俺就知道殺奸除惡，心裏痛快，誰管他什麼官不官，不錯，俺現在已經把他殺了，俺却全沒有往心裏去一點，你老只管進你老的京，這裏有什麼樣事，都有俺料理，這個也就沒有什麼難措置的了吧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這話却不是這樣說法，咱說的全是好話，固然，像這種賊官，亦可以把他殺了爲民間除患，不過你要知道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用眼一看鄧陶兩位。苗二侉子把頭一點道：「俺明白了，你老的意思一定以爲這二位在應差役，如今聽說他們頂頭上司，被俺等就這樣糊裏糊塗殺了，他等定不會和俺等罷休，這有何難？待俺當時想個法兒，也就解了。說着用手往背後一扯，咻的聲早把雙鉤扯出一隻向鄧陶二個把手一招道：「二位都頭，怨俺姓苗的斗膽了！」王先生一看，益發的不是事了，便急忙搶上一步，揪住苗二侉子道：「二弟你打算怎麼樣？」這時大家也都趕過來攔住。苗二侉子哈哈向大家一笑道：「諸位攔俺怎的？俺實有意結識這二都頭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二弟：你當真要這樣一來，那就太不

夠英雄所爲了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夠英雄！嘔！原來諸位錯會了意了，只因俺看二位都頭，言談動作，都不愧爲人中豪傑，實是俺們一流人物，在那官兒手下，也是事非得意，如今那官兒已死，俺等行動，也全都被二位看透，俺想他二位這時回去，也非易事，況且跟在那種人手下，還能夠趕出什麼大事？反不如同俺等一同進京一行，大家作個好朋友。因此俺舉鈎過來，和他二位商議，倘若二位有不相信時，俺願滴血爲誓，不料反與諸位動疑。」說着自己挽起左臂，用右手鈎尖只一擦，當時鮮血便下來了，鄧陶二個，聽了這一套話，心裏本來就十分同情，如今又能這一舉動，那裏還會說出不願意來，急忙向前一進步，雙雙跪倒，齊稱苗二英雄，俺等一向不識英雄，今天方識尊顏，如果不以俺二人先前所做爲太壞，敢高攀一句，就請你老認俺兩個做個兄弟吧！」苗二侂子笑道：「如何？果然是個英雄，俺也願意收你們二位做個兄弟，」話猶未了，只聽旁邊有人喊道：「怎麼要拜把子，請苗二爺把俺也算上，俺和你老認識還在先呢！」要知說話者何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周大成大鬧友居

曹小芳夜探禮王府

大家回頭一看，原來說話的，正是東方德，苗二侂子道：「怎麼你也打算交俺等嗎？那再好沒有的了！來，來，便請過來序個齒吧！」東方德道：「既承二爺不棄，俺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；不知當講不當講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這裏既沒有外人，但講何妨？」東方德道：「俺這朋友吳七，雖然本事不見高強，也還去得，人却十分端正，從不肯作出一些苟

且之事，現在俺願意請二爺多交一個朋友，便連俺這朋友也算在其內如何？」苗二侉子道：「既是東方爺這樣說他，想來他一定是個好的，就請過來一同行個禮吧！」東方德大喜，便忙招呼吳七過來，同向苗二侉子拜了，又向鄧陶二個互相拜了，大家又都過來賀喜。苗二侉子道：「現在這些事都解決了，還是來談正事吧！」遂向馮利吉二道：「要依着俺們結拜規矩，像你們二個這樣小人，就應了去替世上除害，無奈華小官人，不肯作出這樣不義氣的事，就請二位速離此地，至於以後，二位是打算報恩報怨？全憑二位自己天良，俺也不願再說什麼，二位請便吧！」吉二道：「苗二爺：俺只因一時不明，受了旁人蠱惑，以致落得如今，俺是追悔不及，現在蒙華小官人不念已往，放俺逃走，無奈這時，俺已是無家可歸之人，還求二爺替俺美言一句，俺願跟隨諸位英雄，路上伺候個茶水，也免得俺漂流在外。」說到這裏早已拜了過去。苗二侉子道：「快快起來！你既是肯這樣改過自新，原不難把你收下，不過俺等此番上路，並非尋常，一路之上，多了你這樣一個人，却多有不便，最好現在你暫尋別路，等將來華小官人，回到山東，依然把你找了回來，絕不致把你漂流在外，這件事俺願担保，你看好嗎？」吉二還要囉哩旁邊馮利生手一扯他道：「這件事你還沒有聽明白嗎？既是苗二爺說出此時代你不便，一定不會有錯，你就依實的去另尋別路吧！」說着拉了吉二自去。苗二侉子道：「俺看姓吉的這條命，終久要送在姓馮的手裏。」大家也跟着嘆息一陣。苗二侉子又向坐地大蟲孫慶道：「這回事却攪得你不輕，實在是得罪得很！現在事情已然至此，再說什麼也是無益，你趁此時快快同衆兄弟走吧！不過，千萬不要再回小白樓，要緊！要緊！」孫慶道：「苗爺的話，俺已然聽得明白，

只是不知爲什麼回小白樓不得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俺說回去不得，便回去不得，待俺說個理你聽，你想想知縣被殺，這時早已有人知道，難道還不尋找都頭，大家都知道都頭已上小白樓，大家必去小白樓，到了那裏，連個人影兒都不見，豈不生疑？你等這時回去，豈不是自投羅網？倘若再鬧出些旁的差子來，俺等越發的對諸位不過，所以不得不向諸位申說一下。」孫慶一想，這話說得極是，便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向吳七點了一點頭道：「七哥：俺姓孫的這份家業全交你了。」吳七道：「兄弟：這件事委實是哥哥害了你，連這時哥哥也沒有法子，可以報答你，兄弟你走吧！哥哥日後自有對得起你的那一天。」孫慶說了一個好，才待同大家走去，苗二侂子急忙喊道：「且慢；俺還忘了一件大事哩！」孫慶等復又站住，苗二侂子道：「不是你等這樣一耽擱，俺倒忘了一樁大事，孫莊主，你可知道：「你的下人，現在都在什麼地方嗎？」孫慶道：「這件事不但不知，而且還頗以爲奇怪哩！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這件事說出來，一些也不奇怪，是俺同小芳進莊的時候，就想到莊裏莊丁一定是多的，倘若聲張起來，一定多有不便，因此俺和小芳商議，在前邊用藥針打傷了一個莊丁，把他扛到前邊樹林裏，又用解藥把他救醒，問出他莊裏有多少人，他們一夥有多少人，問清之後，俺便向他說出俺等來歷，當時俺便告訴他去告知他們同夥，趁早散去，不然俺便要用藥針將他等全都扎死，並且俺又告訴他，這回事完全不與他主人相干，你們主人也是被牽連在內，你等如果有衛護你家人之意，可以把你家人內脊誑出，送到你家人或親或友的家裏，最好將家中細軟東西運去更好！等到事定，快快去找你家莊主，不然的時候，恐怕你家人鬧個家產盡絕，你可以想想，你們在最近有什麼親戚或

朋友，快快去找，一定可以見到孫莊主，請吧！」孫慶聽了大是感謝道：「苗二爺你這番好意思，俺着實感激不過，容俺且自去尋找他們，改日再謝吧！」說着代了手下一般人自去不提。苗二侂子道：「好了！現在也沒有外人了，待俺把心曲說知諸位，俺等這般人，除去鄧陶兩個兄弟外，只怕東方兄弟也不見得全然知道俺等這次進京的意思，現在無妨再細說一遍。」遂把王先生的來歷，和這番進京的意思，又細細說了一遍，鄧陶兩個才知道王先生就是皇十七子，大家不由起敬。苗二侂子道：「這件事既然說知諸位，趁着今日天氣不壞，就可以動身進京了，不過俺還有幾句話說，那京城之內，乃輦轂之地，比不得別處好混，此番進京，大家必須嚴守行藏，免得叫別人起疑，最好大家到了京裏，不要全住在一起，可以分別居住，倘若有了什麼事故，然後再集攏一起，商量主意，切不可走漏一點風聲，大家必須記下。」丁立道：「既是二叔這樣說時，又何必非到北京再分着住呢？從今天起，大家就「分道揚鑿」如何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那益發好不過，借着也可以熟練熟練。當下由苗二侂子分派，華梁，張興霸，丁立，方天玉，跟着王先生在一起。尤俊英，東方德，吳七，陶定邊，鄧叔寶算一起，周大成，金威，刁字尙未說完，刁龍便忙急擺手道：「不要算上俺，俺是不奉陪的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你老這是爲了什麼？」刁龍道：「並不是因爲什麼，俺現在極打算回去一趟，去看看家裏，王爺這裏有了這許多位英雄，諒來是不會有舛錯的了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既是刁老英雄一定願意回去一趟，俺等也不能十分挽留，不過你老到家之後，倘若沒有事故，你老人興緻如果還好時，便請再到京裏去找俺等一趟。」刁龍點頭道：「好吧！如果俺家老二肯出來走走時，俺也須同他一道去趟

京城哩！」於是刁龍別了衆人自去回家不提。苗二侂子這才告訴大家一同起身，朱大廷把大家直送出滄州邊境，才自轉去，這裏苗二侂子一班人，一路上便真地和大家離開，見了面全做不識，平平安安直到了天津，依着王先生便連夜要趕進京去，華梁再三相攔，說是既然到了天津，就不怕了，暫住天津安歇一宵，第二天再趕，王先生也就懸了，華梁住在店裏，覺得十分無味，便帶了幾個錢出店閑溜着，見街上不少人手裏都拿着金銀紙錠，擁擠不動，華梁便找了一個人向他打聽，街上怎的這樣熱鬧？那人一聽向華梁一笑道：「聽你老這話，不像上咱們衛裏來過！怎麼連咱這娘娘宮都沒聽見過嗎？你老知道今天是四月二十八，咱這裏娘娘宮開放廟會，咱這裏的人，差不多都要到廟裏隨喜，因為這個，今天比那天都熱鬧。」華梁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承教，承教！只是俺不知這娘娘宮離這裏多遠？你老可以同俺閑逛一遭嗎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娘娘宮，你老順着俺手去看，從這裏往西，拐過這條胡同，再往南一轉，就可以看見廟門了。那裏極好認，門前有雕子旗杆，廟門外柵欄牌坊，再說上頭有三個字，是娘娘宮。咱不然陪你老去一趟，原不要緊，今天咱老妹子回家，咱得回去吃貼餡餛飩熬魚，咱可不能同你老去了，再見吧你老！」說着向華梁把頭一點，竟自去了。華梁一想，今天已然走不成，何妨到這娘娘宮去看一看呢？也好知道些天津風土人情，想到這裏，遂依着那人指示的途徑，一直往西走去，走到盡頭，往南一拐，果然有一座廟場，這時天氣尙早，逛廟的人還不致十分擁擠，華梁來到裏面一看，果然是建築輝宏，十分壯麗。一直走到後面，只見一片空場上，還擺許多茶座，上面蓋着蓆棚，頗有些鄉下風味，裏面的人看見華梁，急忙出來招呼道：「爺台你老裏邊喝碗水吧？這裏很

亮，得瞧得看呵！你老往裏請吧！」華梁一看裏面也還乾淨，便不由的走了進去，裏面的小茶博士，急忙拿過杯子來，把桌凳擦了，一路沏着茶，一路向華梁道：「你老吃了嗎？要是沒吃，咱們這裏隔壁就是酒飯，給你老隨便叫點麼的……」華梁道：「不用，俺已經吃過飯了。」小茶博士道：「那你老就喝水吧！」說着又往日影一看道：「也不早了，大概燈會也快來了，」華梁聽了也不在意，那小茶博士，便又招呼旁人去了。華梁一壁喝着茶，一壁往四下一看，果然就在這座茶棚以後，還有幾家賣飯的棚子。裏面刀勺亂響，頗有一種特別氣象，華梁一想，人真是有些說不定，誰會想到今天坐在這裏吃飯呢？這番若不是自己認了那樣一個先生，豈能有今天這番事業？此去必須拿定脚步，做些轟轟烈烈的事情，也不枉學藝一場，剛剛想到這裏，只聽大殿前面，一陣人聲太亂，鑼鼓齊鳴，一班茶座，全都站起往外就走，華梁不由把好奇心引起，忙問小茶博士，前面怎的這樣熱鬧？小茶博士道：「小爺台：你老大概是初到這裏，不曾熟習，這裏風俗，方才咱不是向你老說過嗎？這就是那燈會到了，你老要願意趁個熱鬧時，也無妨到前邊去看看，然後再來喝茶。」華梁道：「他們可還到後邊來嗎？」小茶博士道：「他們在娘娘殿上獻完了燈，還要到這後邊來練藝，倒是還可瞧，就是咱這茶棚子，也仗着這個時候賺幾個哩，華梁聽到練藝心裏十分高興，便問小茶博士道：「既然後邊好看，俺就不往前邊去了，你再去泡一點茶來俺用。」小茶博士答應去了，華梁一壁吃茶，一壁聽前面鐘鼓齊鳴，磬聲叮嚕，又是人聲，果然是熱鬧非常，又待了一會兒，聲音便沉靜下去，鐘鼓也不打了，人的聲音也清靜了，剛要叫小茶博士問他是怎樣緣故，猛然就聽得三聲砲響，鐘鼓復鳴，小茶博士

猛的一聲怪喊道：「諸位留神自己的零碎兒！」再一聽旁邊的茶棚酒館，也是照樣喊了起來，華梁方一詫異時，只見前面已如潮水一般，擁進許多男男女女來，只一轉眼，十幾座茶棚已然人滿坐滿，還有一張桌子上，拚了許多人的，還有許多人都在外面往裏頭探頭，華梁方知小茶博士的話不假，再往外面看時，可見幾個穿着號坎的官人，手裏都提了五六尺長的皮梢鞭子，口裏吆喝着轟趕閒人，又見一個身體高胖的一個漢子，上身穿了一件紅綢子衫兒，露着兩根短臂，手裏捧了一個大拜匣，頭上挽着空心髻兒，耳邊顛巍巍插了一朵野茶花兒，赤着兩個腳，一馬當先的往前邊一跑，口裏喊道：「鹹水沽城隍獻娘娘燈廿蓋。」再往後面一看，一平排着十個稍長大漢，全都把髮辮分在兩邊，中間還留着海髮，臉上全都擦了一臉怪粉，嘴唇上還塗了不少胭脂，一個個都光着腳，穿着一件紅綢子褲兒，最可怪的是每一個人右胳膊上全都挽了一張燈，這個燈並不是現手提着，只在那二棒兒上鑽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窟窿，那燈是一種牛角泡子，四面還掛了些紅紅綠綠的穗子，約模也有三五斤重，在頂梁上有一個小銅鉤子，鉤在那肉上窟窿裏，那肉墜下去都有三五寸長，他却依然是莊誠滿臉，全不見半點痛苦之狀，華梁正在看得稱奇，只見這十個一過去，後面跟着又上十個年青少婦，個個都披散着頭髮，身上穿着紅衣褲，個個都露出雪白的胳膊，上面也是照樣兒掛着牛角燈，臉上是一點痛苦的樣子都沒有。華梁不由暗暗稱奇，只見前面那個大漢，把手裏拜匣，向大家打個照面道：「咱是鹹水沽十八間房村裏獻燈的，請諸位體念虔誠！」大家便真個喊了一個震天的采聲。采聲未絕，只聽後面又有人喊道：「這喝什麼烏采，且看咱這楊柳青的燈，獻得可比你等大樣！」華梁往後一看，只見一平

排廿個少年，個個面白唇紅，全是前髮齊眉，後髮披肩，一色兒穿的都是淡青衣裳，腳下全穿着撒尖魚鱗灑鞋，左右兩個胳膊，每一個上面全都掛了一個牛角泡子，也彷彿像先前那樣大，不過在大泡子底，下又墜子有一串小牛角泡子，合計起來，要比方才那個牛角泡子，總要重上一倍的樣子，並且他們拿法也跟方才不同，方才他們是手根往下墜着，這却完全是往上揚着，這個力量又要比先前的吃力一倍。再往後面看時，益發一楞，原來後面一不排站着廿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身上也全都穿着一色淡青衣裳，雪白的兩根藕棒似的胳膊，也全都穿着牛角泡子，並且每人頂上都扛了一架五七斤重的長枷，嘴裏都喊着佛號。一個五短身材的漢子，赤着背，光着腳，挽着髻，舉着手，手裏捧了一個大拜匣，單腿向前一趨，口裏喊道：「楊柳青十八間獻燈八十盞，娘娘體念虔誠！」兩旁看熱鬧的人，早已一個震天采聲喊起，便如同一個焦雷相似。這時先來的那個大漢，早已蹙足轉身來，向後面那個漢子道：「對面的朋友且道個「萬兒」來！」那漢子道：「你問咱是楊柳類十八間房九條龍李天王手下大老半邊山錢永錢七，對面的老外，也道個「萬兒」來！」那大漢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咱道是誰？原來是李盟主手下的錢老外。兄弟咱姓江，咱是鹹水沽么家店神力托天么老壽么火辮子手下大老外小重瞳柱，既然你老是李盟主手下的老外，這話就好講了！這個燈會，歷年都是歸俺鹹水沽掌頭一面鑼，今年輪咱老檔子，無論如何，今天還要把這點小面子成全了兄弟，咱日後自當到貴地去登門叩謝！咱是黑黃兩道雖然不同，原流總是一家，千萬不要駁了咱這小面子！」錢永聽了微微笑道：「老道門子，這話說的一點不錯，每年都是像你們鹹水沽居先，不過今年形勢有些不同，每年間天王都沒有話，

不准咱們兄弟到這裏來傷和氣，因此一直不敢得罪盟主，今年咱臨走之時，咱天王便吩咐咱到這裏看事行事，倘若能夠把燈鏢取回，掌了頭鏢，俺家天王還要賞咱呢！因此咱今年才想出這「雙燈獻聖」的這點意思來，如果有人把咱這着兒蓋過，咱便請他掌頭鏢，扛燈鏢，如若不然，咱楊柳青今年就要有些對不起諸位盟主，要斗胆占先一年了！老道門子你老的話，却要恕咱斗胆不從了。」江柱聽了一聲怪叫道：「嘔！原來大老外是奉了命來掌燈的，這就是了。如果大老外肯賞一個小面子，使兄弟今天還掌着頭燈回去，兄弟日後自當報答大老外這番盛意，如果大老外今天一定要獻藝掌燈，兄弟這裏是毫無準備，情願甘拜下風，把頭燈讓大老外掌回。」錢永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原來大老外還打算讓在下當衆獻醜嗎？咱也吃人嘴短，拿人手短，咱天王既然讓咱到這裏來掌燈獻藝，就是沒有你老外的吩咐，咱也要當衆獻醜，現在話已說到這裏，咱爽快把話說開，今年獻燈的也着實不少，其中也難免藏着好體面本事，趁着今天這個機會，可以大家抖露抖露，誰有特別的本事看家的玩藝，都不妨露上一露，誰的玩得俊，誰的玩得高，誰就掌領頭燈，這裏不分大小，不分誰有名，誰沒名，當場不認人，舉手不留情，自問沒有什麼出奇可露的，也不必在這裏獻醜，話已說完，那位願意領一位掌頭領燈？」話剛剛說到這裏，只聽江柱一聲叫道：「什麼人敢到這裏來討野火吃？真乃胆大無禮！」錢永急忙順着人羣裏看去，原來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，站在那裏，向自己這邊幾個女的，不住上下打量，心裏不由也有些生氣，只是那個小孩子，不便就說出什麼不好聽的話，只得忍着氣含着笑道：「小朋友：這裏站不住，倘若咱等獻藝無眼，碰傷了你什麼地方，大家都有些不便！」在錢永自以

爲這番話說得再和靄不過。誰知那個小孩子，把眼皮翻了一翻，冷冷的說道：「什麼？練把勢的碰到人身上，這話俺到是初次聽見，這個是官家的地，憑你是誰，須沒有讓我挪動方寸的力量。」說完依然站在那裏紋絲不動。錢永見這小孩子楞不買這筆賬，這氣不由又往上一撞，便把手向那小孩子道：「你這小孩，怎的不懂好話！不錯，這是官地，難道你這人也是官人嗎？要你這兩隻小賊眼在這裏亂尋一陣，……」話猶未完，那小孩子益發大笑起來道：「你這人也配出來當個什麼頭腦，可不要羞死人？你想你們是出來練藝的，還講什麼怕人看，要怕人看時，就應老實躲在家裏，不該到外頭來出這個醜，現在你既把她們同到這個地方來，給大家開心，怎的你倒怕人看起來了？俺偏要多看幾看，你便當怎樣」說着，果然把雙眼不住的向那幾個女子身上溜，錢永這時已是怒不可遏，一聲怪喊道：「只咱就不讓你看，你待怎的？」說着向那小孩子當胸就是一掌，那小孩子把身子一閃，一掌便空，那小孩小抬起右手，一幌左手，喊道一聲着，兩個裏早倒了一個。江柱一看，錢永已然已然吃了虧，便動了他們道中義氣，便喊一聲「休走！且吃咱一拳去！」說着當胸一拳早到，那小孩子喊道一聲「來得好」！只把單臂向下一搪，迎面一指，江柱躲閃不及，只覺心口一痛，四肢一麻，喊道一聲不好三幌兩幌，倒在就地，這時兩邊燈客，見有人攪了場子，打了他們頭目，便一個個怒從心上起，齊把燈勾摘下，扔在地上，停住了佛號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吶聲喊，圍了上來，那個小孩子看了哈哈一笑道：「真乃無禮，爾等竟要依多爲勝，來來來！待俺把你們都打發回去。」說着才待挺身上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聲喊嚷未完之際，從上人羣裏面，又擠出一個小孩子來，把雙手從兩人當中把手

一聲喊道：「周大哥不可胡來。」原來華梁從先就看出來攪燈滋事的是周大成，看他迎面一掌錢永便倒，就知道他又在用梅花針打人，急切中又趕不過去，再看時江柱也吃他用梅花針打倒了，又看他要用梅花針傷羣，便用足氣力，從人堆裏擠了過來，用手拉開周大成，才救了衆人，周大成見是華梁不由笑道：「咦！你怎麼也來了，快來幫俺打發他們這一羣回去！」華梁忙攔道：「師兄不可鹵莽，論理說，師兄原不該攪鬧人家會場，況且你我臨來之時，師父也曾說過，一路之上，不得多事，現在師哥你又用梅花針把人傷了，倘若師父得知，恐怕你要吃罪不起，依俺勸時，快快替他們上了解藥，你我快快走去，不要在這裏鬧出事來吧。」周大成道：「你總是這樣婆婆氣，你方才不會見他們這羣人的神氣嗎？一句和氣話都不會說，那種目中無人的樣子，可還裝得下他們麼？這種人要不給他點厲害，他也不知道世上還有比他們高的人，趁着今天沒事，何妨拿他們消遣消遣，老弟何妨也來跟着開開心呢？」華梁道：「這件事萬不可鹵莽，倘若被師父追了下來，那時你我弟兄須吃罪不起。」周大成道：「如果你怕事時，你可以快快離開這裏，免得被俺拖連在內，師父那裏，除去你說壞話時候，恐怕有人他也不知道。」華梁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既是師哥願意在這裏獻藝成名，俺不敢管，至於師父那裏，俺也絕對不會去說，師兄請放寬心，俺祇在這裏不動，師哥總可以放心了。」說着往後一撤身，復又退回那座茶棚，周大成見了，把大指一伸道：「這才是俺的好師弟哩！這待俺來打發他們回去。」說着向大衆喊道：「你們大家聽着，俺想這獻燈之事，不過是一番虔誠之意，誰先來誰就掌頭燈，誰後到誰就讓人家掌頭燈，原無爭奪之理，現在你們不惜拿自己的生命，做這種無謂的爭執，

並敢口出狂言，像他這樣一個小孩子，才一交手，他們已然不是對手，比俺高的還不知有多少，難道你們還惹得起嗎？依俺良言相勸，快些把他抬回，不准再行滋事，倘若不聽俺的言語，恐怕你們找不出便宜去。」一言未了，只聽後邊有人喊道：「何處狂徒，胆敢無禮取鬧攪咱這清淨佛地。周大成一聽，原來是個女子聲音，急忙往後一看，果然是年青女子，年紀不過也就在十七八歲，一條紅綢手帕罩在頭上，迎面繫了三個大蝴蝶扣兒，身上也穿着一身紅綢子褲褂兒，手裏提了一條軟棒，直奔自己而來，臨近一看，長得十分美貌，周大成跟隨王先生雖然日子不多，却是長聽王先生說過，凡是走江湖闖綠林走黑道的朋友，就怕遇見僧尼出家人，或是老婦少女，或是老翁小孩子，都要特別留神，不可輕敵，今天一看這個女子，竟敢在自己打倒之後，毫無懼怯的趕了過來，就知道一定是個勁敵，急忙把身上十三節鞭緊了一緊，走進一步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怎麼鬧來鬧去，又出了女將軍了，女將軍請了，俺姓周，不錯便是俺打倒他們二位，怎麼姑娘也要來替他們掙臉嗎？依俺勸時，還是不要多事的爲是，倘若一時失手，你是一個女子，一則不是樣子，二則俺和你一個女子較量，也要被人家恥笑，你快快走開吧！」那女子聽了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倒說得好輕俏話兒，休走！且吃俺一棒去。」說時一棒迎頭打下，周大成往旁邊一閃道：「你就要動手你說出個名子來，難道說就這樣亂打一陣嗎？」那女子聽了把棒一收道：「難道還有什麼不敢告訴你嗎？你且站穩了，咱姓張，便是這靜海縣所管張家店人，咱叫張靈姑，咱今天是奉了咱爹爹之命，到此獻燈求福，不想遇見你在這裏，攪鬧廟場，又打傷獻燈同道，咱倒要看看你是什麼人物，你可聽明白了？快快愛命。」這時華梁早看出這個女子手

底下不善！正待過去要會大成，不可輕敵時，只見那張靈姑，早已和大成動起手來，不招，大成便又使出梅花針，那知張靈姑的棒臨頭打到，急忙往外一閃，方待轉身按針時，只見張靈姑的棒已撤回，不容大成緩手，一棒又從脚下兜來，急忙往上一縱身，意思是打算跳過去，誰知張靈姑來得更靈活，見大成雙腳往上一跳，急忙不等他落下來，趁勢往下一兜，大成不曾防備，兜個正着，兜住腳跟，往懷裏一帶，大成喊聲不好，腳一起，平空倒了下去。兩旁的人，喝了一個震天采，大成正在打算起來，張靈姑早跳過去喝道：「那裏走？且吃咱一棒去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張靈姑一棒打下的時候，只見人羣裏擠出一個人來，喊道一聲且慢！早把靈姑的棒兒格住。張靈姑一看也是個小孩子，便忙把棒兒撤回問道：「你又是什麼人？敢來攔阻咱！」華梁道：「俺姓華，適才被姑娘打倒的，就是俺的師兄，方才多有冒犯，還求恕過俺師兄年輕，不要和他一般見識……」華梁話猶未完，這時周大成早又從地下縱起，一抖十三節鞭，一聲喝道：「師弟閃開那裏有這些話和他絮絮叨叨，叫他且吃咱三五鞭去！」說着抖開亮銀鞭，沒頭沒臉的打了下來，那張靈姑一見喝道一聲好，看乃不知死的小娃子，待咱今天把他雙腿砸折！」說着一抖手裏軟棒，也便一着一勢的還起手來。華梁急忙叫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」就在這時候，只見人羣裏飛也似的跑來一個人，只把雙手向兩下裏一格，張靈姑和周大成往後便倒，華梁一看來人不由大喜，原來來者正是苗二侂子。周大成一看苗二侂子趕到，不由心裏一楞，急忙收住兵器，只聽苗二侂子喝道：「大成：你這不知長進的奴才，怎的一時不見，便走到這裏來惹出這樣的事？」又向張靈姑道：「這位姑娘，恕過這小孩子無知，不要和他一般見

識，待俺帶他回去，一定要嚴重責罰於他。」張靈姑見苗二侂子服住周大成，就知苗二侂子是一號英雄，便不敢怠慢不理，便急忙答他：「你老說話太謙了，只是這位兄弟不該欺侮咱這裏人沒人，咱才敢斗胆冒犯，既是你老出頭來管這回閒事，咱還有什麼不願意嗎？只是有一節，這位兄弟用暗器打傷了兩位朋友，現在昏迷不醒，還求你老施救吧，俺願担保他們絕不敢和你無禮！」苗二侂子聽了周大成啐了一口道：「俺和你師父怎樣和你說的，叫你不要用毒器隨意傷人，你怎的偏要用這毒器傷人？還不快快取出藥來？」當下周大成聽了，也不敢再說什麼，便急忙取出解藥，又向茶館裏討了一碗水，把藥化了，給錢永江柱兩個送了下去，真是靈藥，不到一碗茶的時候，只聽江錢兩個肚子裏一陣咕碌亂響，業已蘇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見旁邊無數的人，一時也摸不清頭腦，張靈姑急忙上前道：「二位老你受驚了！」江錢兩個認得是張靈姑，便急問道：「姑娘打什麼地方來的？怎生救的咱兩個？」張靈姑道：「只因咱奉了咱爹爹之命，到此獻燈求福，剛剛來到這裏，便和二位失手，咱便和這位小兄弟動手，原來這位小兄弟，和這位老師父是一路來的，這位老師父，便把這事解了，又拿藥救了二位老外，二位老外，快快謝過這位老英雄吧！」江錢兩個，方才明白，便急向苗二侂子行禮，二侂子也急忙還禮道：「二位：千萬不要見怪，小徒無知，一時冒犯，現在二位打算怎樣責罰於他，俺自當叫他領責！」江錢兩個道：「都怪咱兩個出言無狀，怎怪得小英雄，老師父不見怪，咱就感激無盡了！」苗二侂子急向周大成叱道：「還不快過來謝過二位。」周大成過來，委委屈屈的向錢永兩個行了一禮道：「求二位恕咱無知。」江錢兩個才待謙遜，張靈姑早已不服道：「二位老外快不要囉

嗚了，咱看今天這燈也可以不獻了，不如就請這老師父和這小兄弟，齊到咱門子裏去坐一坐，不知二位老外以爲如何？」江錢兩個，正覺得今天不好下場，聽了自是歡喜，便不住的點頭道：「當依姑娘之命。」張靈姑大喜，却見苗二侂子把手一搖道：「且慢，承幾位好意，俺本當遵命到寨賠罪，只因此時有要事就要進京一遭，大約至遲十天內，就可完事，那時俺自當竭誠拜訪，今天却要恕俺不能奉陪了！」張靈姑道：「咱確是誠意請老師父到咱那裏一談，如果不是真有要事，還是請到咱寨中一敘。」苗二侂子正色道：「俺姓苗的從不會怕過什麼人，從不會打過半句謊話，貴寨俺雖然未曾去過，想來也不是什麼龍潭虎穴，難道俺還怕了不成？……」江錢兩個正要答話，張靈姑一笑攔住道：「老英雄的話，咱已聽得明白，咱便等老英雄十天吧！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這便才是，俺十天之後，定當到貴寨拜訪。」說完互相道聲請便，各自代領自己人走去，看熱鬧的人也便一閃而散，路上苗二侂子便問周大成，怎的會到此處，周大成道：「只因方才在店裏，一時悶氣不過，聽得店裏人說，這裏娘娘宮十分熱鬧，便走到這裏，意欲開心散悶。來到這裏，就在那會友居裏吃茶，不想恰遇江錢兩個，在那裏胡吹亂謗，因此一時忍耐不住，便和他廝鬥起來，不是先生趕到，恐怕還有危險。」苗二侂子聽了正色道：「王先生時常背地和俺說：『這些師兄弟裏，只有你將來沒有歸宿，俺還常和他抬槓，不想你果然是這等頑皮，你不見大家都在這裏，怎的單是你來？』周大成把嘴一撇道：『那華師弟還不是來了，不過師父不會看見罷了。』苗二侂子道：『現在他在什麼地方？』周大成道：『誰知道他現在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』苗二侂子道：『你總喜歡這樣瞎造，誰又曾見着他來？總之你不是有什

麼出息的就是了。」周大成聽了也不敢作聲，只好一路上聽着苗二侂子數落走向店去。第二天，苗二侂子接着王先生暗中通知，清早便由天津動身，一直勾奔北京。到了北京，王先生大家會了面，便商量住處。依着苗二侂子，還是大家分着住店，王先生却以為北京比不得天津，大班裏弟兄們是多的，倘若被人家看出破綻，於大家進行上却有利，再者大家分散各處，一旦有事，呼應不靈，忽然想出從前在北京時候，曾經交過一個朋友，倒是一個血性漢子，便向苗二侂子暗地一商量，苗二侂子道：「既是有這樣朋友，何妨前去找他一趨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找是要找，不過這個人性情，與常人不同，如果要是直接去找他，帶了這許多人，恐怕他倒要不收，依着俺的意思，最好今天大家先往店裏找個宿處，明天一清早，咱們再去兩個人找他，總要想出主意，不讓他拒絕收留才好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如此也好，那麼俺等先想今天主意再講吧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咱從前從裏頭走出來的時候，住在打磨廠一個三元店，那店裏面也還乾淨，並且後面還有一個單院子，也還合乎我們居住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既有這樣適當的住處，那就再好沒有了，現在天氣雖然不晚，最好還是事不宜遲，總是儘先佈置好了的好。」於是王先生便領了這一班人，一直勾奔三元店，來到店裏，只見幾個店夥都在門前瞻望，彷彿是在等什麼人的樣子，忽然看見王先生這一班人，急忙跑過來問道：「這位大爺可是姓苗嗎？」王先生忙向後面一指道：「咱不姓苗，這位姓苗。」那個伙計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您就是苗二爺，您快往裏請吧。」苗二侂子急忙問道：「你怎麼認識俺？俺和你那裏見過？恕俺眼拙，一時却想不起了。」那夥計道：「您就不用問啦，反正就是我不認得您，也有人認得您，您就放心往裏請吧。」苗二

佟子這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只好同了大家，一同跟了進去。夥計們也沒有等他們問，一直便引大家到了後院那所獨房裏，打上臉水，泡上茶來，極其殷勤週到。苗二佟子幾次以過來問他，那夥計只是笑而不言。苗二佟子心裏雖然十分疑惑，却仍然裝做沒有一樣，一時夥計又開上飯來，席面也非常豐盛，苗二佟子向王先生一笑道：「管他是誰，俺等先吃飽了再說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聽外面哈哈一笑，有人從外面昂然直入，大家抬頭一看，却不相識，只見那人把手向大家一舉道：「列位英雄，恕俺簡慢無禮了。」王先生急忙站起向那人一舉手道：「這位朋友，還未請教您尊姓大名，倒先來叨禮，實在是對不起。」那人微微一笑道：「您不認識我，我倒認識您，從昨天天津衛送下信來說，是您同着諸位已來北京，並且暗中有人跟隨您幾位，今天聽見您說要住三元店，人家就送來了信，所以我才告訴店裏夥計，給您預備屋子，在下字名叫韓方就是本地人。」王先生忙問道：「嘔！您原來是韓大哥，久仰久仰，但不知您天津這位朋友，怎麼稱呼？」韓方道：「就是七十二沽坐大寨頭一位，張當家的小姐張靈姑。」王先生正在猶疑之際，只聽苗二佟子把手一拍道：「嘔！原來是她！」王先生急問道：「你怎麼和他相熟？」苗二佟子便把在天津衛娘娘宮怎樣看人家獻燈練藝，怎樣得識張靈姑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王先生這才明白，當下王先生向韓方道：「多蒙款待，實在感激得緊，但不知張姑娘幾時可到北京？」韓方道：「聽他們來人說，大約今天不來，明天一定就到。並且叫我們跟衆位說，無論用什麼東西，或是有用人的時候，請衆位自管說話，不准稍有簡慢，就請諸位安心在這裏住下，等張靈姑到了之後，再去辦正事不晚，我還有些閒事，不能久陪衆位，等會再見。」說着便走

了出去，這裏王先生和苗二侖子大家便計議此事，王先生便向苗二侖子道：「張靈姑這人你究竟看他是什麼路數？」苗二侖子道：「據我看時，大概也就是江湖朋友一流吧？」王先生道：「他怎麼知道這樣詳細？而且又打算得這樣週到，就是你和張靈姑在天津衛見過面，也不過是個初次，並談不到什麼交情，況他又怎樣能夠看出咱們的行跡呢？這事倒不可不留神。」苗二侖子點點頭道：「你老這話說得也是，依俺想今天晚上便可以着手進行此番進京的大事，管他什麼張靈姑不張靈姑甚麼？」這話說的是，我想也是事不宜遲，最好今天就出去打探個動靜再說，您看如何？」苗二侖子道：「那是最好沒有，只是這些人都是怎樣分派，請你老說一句吧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今天去，不過爲刺探的性質，萬不可以去人太多，最好找一個善于走高處的去探聽一下，只要你道裏頭一點情形，就趕快回來告訴我，千萬不可招出人，追了下來，那時就多有不便了。」王先生話猶未完，大家全都站起，一口同聲說是願去。王先生笑道：「方才的話，難道你們沒有聽明嗎？這一個暗探的事，那能去那樣多的人。」苗二侖子忙站起道：「這樣事不是這樣辦法，當然照你老這話一說，誰又好意思不去。其實只要你老看着他們誰行，就照實的分派誰去就行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此說時也好。」便向大家看了一看道：「丁立，曹小芳。」丁曹兩忙站起道：「伺候先生，」王先生道：「方才的話大概你們也聽見了，今天並不是叫你們到宮裏去，只是讓你們到一趟禮王府，那禮王府有一座花園，他們議事便都在那裏，你們到了那裏，千萬要特別留神，因爲慶王府裏那個主兒時常來，裏面戒備極嚴，千萬不要中了人家毒手，」丁立小芳兩個急忙應了。王先生又從身上取出一張地圖，把禮王府的方向路綫，全都

向丁曹兩個說明白了。」丁曹兩個又細細看了，然後大家才張羅吃飯，吃飯已畢，便一同送了曹兩個出來，這時天已定更，街上行人，已見稀少，王先生等把丁曹兩個，一直送到禮王府的後牆外，道聲鄭重，各自回店，單說了曹兩個人，見大家去了，便向小芳說道：「曹姑娘：俺這次是頭次來到北京，一切全不熟習，還是曹姑娘看今天怎樣辦好吧。」小芳道：「丁大哥怎的說起客氣話來，大哥是頭次進京，難道俺便不是頭次進京，好在有師父給的地圖在，俺等便按着地圖所畫，一步步走了進去，總會找着那花園所在，只要找着花園，以後是事自是易辦，大哥道俺這話說的是嗎？」丁立道：「曹姑娘這話說的都是，只要若真格便那樣走了進去，恐怕不是什麼易事吧，一則王府裏面太大，俺等是頭一次來，二則他等既是常在這裏商議要事，當然不能沒有一點防備，俺等就這樣進去，不要說是不易找到，就是找到，恐怕也不易下手，依俺之見，俺二人不可一路進去，最好是曹姑娘從前邊進去，俺從後面進去，倘若能夠找到花園，便好設法偷聽，探聽明白，便急速出園，速回三元店，把詳情報告師父，倘若能夠把此事辦妥，才不負師父待俺等厚意，不知曹姑娘以爲如何？」小芳道：「這話甚是！事不宜遲，就此分途進去吧。」丁立道：「依這個圖勢看起來，花園靠府牆，是從後邊爲近，曹姑娘就從後邊進去吧。」當時小芳答應，各自收拾停妥，互道一聲小心，舉手而別。且說丁立，繞到前面，正待找個地處，往牆裏頭縱的時候，忽的尋思道：「且慢，想俺丁立，自從跟隨大眾離家：一路之上王先生和苗師父都另眼看待，就拿今天這件事說，師兄弟甚多，單派俺和小芳兩個，可見得他們二位老人家，實在是和俺不錯，俺雖是和小芳同來，這場功勞，必須俺自己把他得到手裏，也好

對得起他二位老人家。」想到這裏，正在一喜之際，忽的又一尋思道：「不對！想那小芳原是個小女孩，此番被派，不過是叫他幫俺之意，倘若俺便真格自走一條路，如果小芳一時有失，那時俺怎對得住他，況且師父此番不派別人，單單派他，其中也定有緣故，俺若只顧貪功，把他陷在裏面，那還了得。」想到這裏，不由通身汗下，便急忙把靴子蹬了一蹬，腰帶緊了一緊，捫了捫腰裏竹節鞭，拋了前門，直往後牆跑來，來到後牆一看，那裏還有小芳的影子，心裏這一急實非小可，便掏出飛爪，抓住了旁邊一顆槐樹，縱身上去，往裏面一看，遠遠的有些燈光，再定神一看，原來自己站的這個地方，正是一個廚房，裏面燈光雖然不亮，却還依稀聽得有人說話，正要跳了下來，只聽耳旁嗖的一聲，一個東西射到，急忙暗喊一聲不好，閃身往旁邊一躲，那東西便落在地下，聽了一聽，並不見有什麼聲響，便忙從樹上縱了下來，又細細向四下看了一看，依然看不見個人影兒，復又低下頭去，用手把方才落在脚下的東西檢起一看，原來並不是什麼暗器，只是一個布包，裏面有兩個大個兒銅錢，心裏不由一陣狐疑道：「這才真是怪事，要說沒有人，當然不會有這東西，要說是有人，爲什麼只打下這輕飄飄這樣一個東西，一時真是想不出所以然來，正在尋思之際，忽聽聽遠遠更鐘，已然打了三更，陡的想起，小芳這時早已進去，便顧不得再盤算什麼，慢慢來到牆外，輕輕往裏面一縱，早已越過牆頭，原來旁邊有土房三間，外面糊的全是白紙，裏面依稀似有燈光，便躡足潛蹤來到窗外一站，只聽裏面有刀勺聲音，原來不是廚房，却彷彿像個存花的屋子一樣，只聽裏面一個人道：「今天也不是有什麼事，怎麼這個時候還沒傳車哪？」只聽又一個人道：「什麼事呀，剛才小三從頭裏來，

你沒聽說嗎？剛才正說要傳車啦，也不知怎麼着，聽說緒經樓拿住賊啦，還是一個女的，你說他這胆子，真可以吧！」丁立聽到這裏，腳下一軟，險些不曾摔了下去，明知小芳，業已遭了暗算，便不由得自己罵自己道：「怎的作事這般慳賴，小芳明明是個女孩子，怎能叫他獨自去涉險？要自己跟來作甚！總之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，今天無論如何，救不了小芳，自己絕對不可回去。」想到這裏，正待闖進那間屋子，問明了路徑，進去搭救曹小芳，只聽背後有一個人，咕咕唧唧從那邊走來，忙往下一伏身，扒在地下，只見那人已到臨近，嘴裏喊道：「孟把式：二張在這裏不在？裏頭那裏找了他好幾回了。」又聽屋裏說道：「誰呀！是三福子嗎？張頭兒沒在這裏，這裏就是我跟二祥子，有什麼事嗎？找張頭。」只聽防子裏這個人道：「怎麼着！他沒在這裏呀？我找了好幾個地方啦，您沒聽說嗎？剛才緒經樓拿住一個女賊，主子說叫張頭把他帶在停雲閣，慢慢問一問，他這裏沒一會兒，也不是又跑到那裏去了？」屋裏那人道：「他沒上這裏來，您到裏邊來坐坐吧？」院子裏那人道：「不行，我還得趕緊去告訴主子去，回見吧！」說着扭轉身復又往東走去，丁立一聽，心裏十分高興，便急忙縱起身來，跟隨那人後面，一直往前邊走去，忽然前面一座樹林，樹林過去，一道紅牆，過去紅牆，有一個小橋，走過小橋，是一個月亮門，進了月亮門，原來是一所絕大花園，只見裏面燈燭輝煌，差不多和白天一樣，便趕緊止住脚步，恰巧旁邊有一顆大桂樹，趕緊藏在後，只見那人緊走幾步，上了一個亭子，那亭子上坐了幾個穿袍子馬褂的爺們，一見那人便站起問道：「三福子：張頭兒都來了，你上什麼地方去啦？」只見那人把頭一點，向那幾個爺們一陣嚕咕，那幾個爺們，也把頭點

了一點，復又走進路北一座大廳裏面去了，不一時，又從裏面走了出來，向那人們道：「主子知道了。」那個便急忙退下，又聽那幾個爺們喊道：「主子爺現在在東大廳問女賊，告訴大家特別留神一點。」丁立一聽，忙道一聲不好，這一定是小芳被獲遭擒，自己到是應當怎樣好呢？就在這一剎那之間，只聽四外一陣喊嚷，四外燈籠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般，丁立正要找一個藏身之地，只聽身後喊道：「胆大奸細，竟敢偷入王府，休得逃走，且吃咱一傢伙去！」說着一刀早已從頭上砍下，丁立喊道一聲不好，連忙往旁邊一躲，讓過一刀，忙用手裏竹節鞭，往旁邊一擋，進手就是一鞭，那人不曾防備丁立身手這樣爽利，一鞭正中腰間，一個吃不住勁，早已倒退下有三五步，只德大家又是一陣喊嚷圍住，當時圍得水洩不通，丁立一看，知道今天是凶多吉少。便忙把手裏竹節鞭一順，大聲喊道：「你們那個不怕死的只管進前來找死！」這時大家雖能團團圍住，却沒一個上前和丁立交手，只見那邊大廳門一開，裏邊出來了幾個穿長袍馬褂的人，看見丁立這個樣子，全都把頭點了一點，回頭向身後幾個人，也不知說了幾句什麼，只見一個穿灰色大衫的漢子，向着那幾個人請了一個安，走向自己這邊來，大家見他來了，齊都往後一讓，那人走進圈子向丁立一看道：「這個小朋友，你是從什麼地方來？到此是爲了什麼事？如果要缺了盤費，你可以向我說，我必給你個辦法，請你把傢伙擱下，咱們可以商量商量。」丁立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你不要往下說了，咱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，還會上了你這個圈套，你若真交朋友，你也不用問俺是什麼人，你只放俺走去，如果不然，且吃俺一鞭去。」說着一鞭當頭打下，那人見了並不躲閃，看看那鞭已然臨近頭頂，只見他往裏面一進身，那

鞭已然當不住勁，他左手一支，右手進身照丁立胸前輕輕就是一掌，丁立喊聲不好，已是躲閃不及，只覺胸頭一悶，兩腿一漲，眼睛一黑，倒退五六步，收不住腳，竟自躺在地下，及至甦醒過來，已然不是方才那個所在，睜眼一看，自己已然被綁在大廳裏，上邊有一個硬木床，床上坐着一個，年約四十來歲的人，旁邊還站着幾個穿灰色大衫的人，看了一眼，知道自己已然被人捉住，便低了頭，不再言語，却聽床上那個人道：「你們問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到這裏有什麼事情？讓他慢慢的說，不准難爲他，咱倒怪喜歡他的。」只聽旁邊應了一聲，便有一個人拍着自己肩頭道：「小朋友：你睜開眼，我要跟你談談。」丁立睜眼一看，原來正是方才和自己動手的那個人，便向那人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你自己說吧。」那人笑道：「小朋友，你既來到這裏，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嗎？」丁立聽了假裝一搖頭道：「那俺有什麼不知，左不過是個大財主吧？」那人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一點都不錯，真被你看着了，是個大財主家，不過你到這裏可幹什麼來了呢？」丁立道：「俺不過路過此處，缺乏盤費，打算從這裏暫借幾個，難道還有什麼旁的嗎？」那人聽了又向丁立一笑道：「小朋友：不要看你年歲不大，你嘴裏鋼真不軟哪！據我看你也像個正門子出身，學的也是英雄業，怎的不敢說出你的真實行徑呢？真是可惜的很！」丁立聽了把頭一搖道：「俺不懂得什麼叫英雄，俺只是缺了盤費，打算從這裏借幾個，既然不幸，被你們拿住，你們是願意送俺打官司，或是還有別的法子處治於俺，便任憑你們尊便吧！」那人不由把臉色一變道：「你這孩子：我瞧你年青青的必不敢到這裏來，所以才跟我家主子爺說了一說，給你求了一個人情，你究竟被誰指便？到這裏來幹什麼？你可以快

快說了，我還想你是個小孩子，必定想主義開脫你，怎麼你倒這樣和俺爲難起來了？你不是裝傻充楞嗎？聽我告訴你：這裏就是慶王府，我就是這裏一個護院的，我姓毛，單名一個秦字，人送匪號叫鐵掌賽達摩，你瞧見了沒有？上邊那位，就是府裏的王爺，你既說你是小緒，我也不便給你辯白了，我就這就給你見王爺去。」說完真個就向床上坐着那人深深一安，也不知他說了幾句什麼，只聽那床上那人向毛秦道：「既然他不認，也就不必問他了，先把他擱在西邊，剛才不是拿住一個女賊嗎？再把那個弄上來問他一問。」兩旁答應一聲，向外面去了。丁立暗道一聲不好，這要是小芳見了我，一定會現出真像，此時已然無法，只好聽其自然，待了不大功夫，只聽外面喊道：「帶進來！」丁立偷眼一看不由大吃一驚，原來進來的雖然也是女子，却不是曹小芳。只見這女子，長的約摸也有二十來歲，長得却十分好看，穿着一身絳紫色的綢子褲褂，頭上蒙了一塊二藍色的帕子，脚下穿了一雙小皮靴，臉無一點懼怕的顏色，手兒倒背着已然被紮，床上那人見了便着向毛秦道：「你問問他是幹什麼的，咱瞧他長得怪俊的，昨天福晉還說要找人在府裏伺候伺候，你去問他，他如果願意，你可以到那裏面去問一問福晉……」那人話猶未完，只見那女子把眉毛一皺，眼睛一睜道：「呸！我把你們這班殺不盡的胡奴，把你家姑娘，當作什麼樣人，竟敢向你家姑娘這樣無禮，我生雖不能食你這般胡奴之肉，死後也當奪你之魂，如果你等再敢胡言亂語，莫怪你們姑娘破口罵你。」那人聽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小丫頭：休得這樣無禮，你想你乃是一個婦女之輩，夜靜更深，竟敢身入王府，你想要把你送到衙門裏去，還能夠有你們便宜嗎？我看你年紀輕輕，不肯這樣辦你，你怎的倒這樣口出不遜的罵起人

來了！依我看你還是把氣往下順一順，再細細想一想的好。」那女子聽了又是吓的一聲道：「胡奴！諒你也不知道你家姑娘是誰，我告訴你吧！你家姑娘就是黃河南北青蓮寨第一寨的張靈姑……」那人聽了，還不會怎樣，旁邊那幾個穿灰色大衫的人，早已變顏轉色，一齊走到那人面前，唧咕了幾句，那人點了一點頭，便把手一擺道：「先把他帶下去！」丁立這時才知道他就是張靈姑，正在尋思之際，只聽床上那人問道：「現在是有什麼時候了？」旁邊人答道：「這時大概快寅時了，」床上那人道：「你們暫時把這小孩子領下去，等天亮了把他交給張二，再慢慢去問他。」說完後從床上下來，轉入一個屏風後頭去了。當下有人立從地下扶起。由兩個人把他抬到後面一個空屋子裏面，那幾個穿灰色衣服的齊向丁立道：「你這小孩子真是有些不通事務，既是王爺那樣愛你，你就該說出實話，王爺看在你年紀小，絕不能加罪給你，碰巧了還許提拔提拔你呢！怎麼你倒一句話不說，就是這麼渾渾沉沉的哪，倘若把你交給張二，可不比我們哥兒幾個，他是有名的懶驢愁，恐怕不容三言五語，你這要皮肉受苦，依我們好言相勸，趁早對我們哥幾個，把實話說一說，我們必能給你往好裏一說，保你吃不了苦，你瞧怎麼樣？」丁立聽了，依然不作一聲，那個毛泰早已立起身來，向那幾個人道：「哥幾個歇歇吧！沒那麼大工夫跟他費話，等會兒張二來了，不怕他不說，真格的，大慶子那裏，你們這兩天都是誰去了？」只聽一個矮墩墩的人道：「得啦，老毛咱總算您是幹這個就得啦，大慶子那裏除了您，別人誰還敢去呀？」毛泰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得啦，二那子：你冤我幹什麼？誰不知道就是你跑得勤哪？」二那子剛要分辯，就聽院裏有人一笑道：「什麼人？跑到咱們這個場牀裏幹麼來啦

「毛泰一聽，急忙答話道：『張二哥嗎？你快來吧！是我個哥幾個等了您半天啦。』再聽外面，忽然嘆咚一聲，再聽不見一點旁的聲氣，毛泰急問道：『張二哥怎麼啦？八成又喝大發了吧？』說着一掀簾子往外一探身，只聽啾的一聲響，接着又是嘆咚一聲，毛泰整個從屋裏摔到外邊，那大慶子幾個一聽，知道外頭有了夜行人，嘆的一聲，先把桌上蠟燈吹滅，這時天氣有些快亮，窗戶上略現白色，似乎看見一個人影一幌，那子急忙向慶子一啾咕，大家先把毛泰從門口地下，拉死狗似的拉了起來，然後慶子來在窗台底下一蹲，嘴裏罵道：『什麼無名小輩，胆敢擾亂王府，真乃狂妄無知，等我捨掇俐落，我定要將他捉住送交王爺發落。』原來慶子那子這幾個人本領全都不弱，不過人家打他們一個不防備，他們未免就吃點苦，那子一看毛泰還沒有說話，就被人家弄倒，知道這一定被暗器所算，如果大家一齊出去，恐怕也未必能躲得過，後來一看這間屋子有後窗戶，便向慶子一啾咕，叫他在前邊窗台那裏喊罵，自己和大家把後窗戶推開，從窗上翻了出去，來到房上一看，隱隱的看見地下躺着一個，細一揣量身個。正是醉鬼張二，知他也是中了暗器，再往四下一看，却不見半個人影子，正在略一尋思之際，只見正廳樓上忽然一陣火光四起，不知什麼地方走了水，那子大喊一聲不好，也顧不得再找仔細，告訴慶子一句話，便飛也似的齊往正廳跑去，這時屋裏大慶子，喊了半天，以為他們一定到了前面，聽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忽然心裏一想，喊道一聲不好，他們這般小子，可真說得下去，把我攔在這裏當盾，他們都跑了。想到這裏，趕緊從窗根底下爬起，慢慢走到後窗戶，用手一推，跨腿支住，再往下一跳，忽然覺得腳下一滋，彷彿有人在自己腿灣子那裏一點，腿一軟往前一栽，一時

吃不住勁，直衝出去有三五步遠，正想回身之際，只見迎面有人往自己當胸一掌，連忙一縮身，不想背後喊道一聲着，就覺自己背上刺的一痛，四肢一麻，當時摔倒在地昏迷過去。這時院裏連聲擊掌，兩個人早到房門，又是輕輕把掌一擊，屋裏丁立聽了，便連忙答話道：「俺丁立現在屋裏，那一位到此？請進屋裏把俺解開，這屋裏現在沒有人了。」兩個人從後窗跳入，前面那個，一搥火筒，照見丁立細在地下，連忙過去把繩子挑了，這時丁立已經看出，前面拿火筒的，正是曹小芳，後頭也是一個女的，正是那同時被擒的張靈姑，心裏正在納罕之際，已見小芳把手向張靈姑一招道：「姐姐：俺來和你們引見一下，這是俺師兄丁立，這是店東所說的張靈姑姑娘。」丁立連忙見過，小芳道：「這裏不可久待，少時他們便要回來的，到外邊再走着說吧！」說着頭前引路，放滅火筒，跳出窗外，後面丁立張靈姑也跟着跳了出去，再看正廳火勢已經下去，小芳連忙一拉張靈姑：「快隨俺來，他們就要來了！」丁立跟張靈姑同小芳連忙跳出這個院子，就聽前邊一陣亂嚷，小芳道：「我們快走吧！不要二次涉險。」三個人尋出路徑，看前邊一帶短牆，知道已到府牆的外牆，大家便都從裏邊跳了出去，小芳道：「這時天氣已然大亮了，我們這樣打扮，恐怕不大方便。」還是趕快回店才是，不知道可肯隨俺回去嗎？」張靈姑：「事到如今，我還說什麼呢？就跟你們先到店裏去再說吧！」丁立向小芳道：「今天這件事可以說是勞而無功。」小芳笑道：「這倒不見得，不過今天若沒有張靈姑和師哥，那就真要勞而無功了。」丁立道：「真是的，俺還忘了問你是怎樣進去的？怎的會知道俺在前邊失手，倒會救俺出去呢？」小芳道：「所以說今天全仗張靈姑和師兄纔造成這場功勞哩。俺和師兄分手

之後，原想尋後牆，然後再從後牆進去，後來一想，倘若繞到後邊，豈不多走好遠，所以沒到後牆，我便想到牆上往裏邊去望一望，恰好旁邊有個房樓，俺便縱上去往裏面一看，原來靠牆是一道小河，河那邊却有燈光，俺便從那裏跳了下去，幸喜並沒有人看見，不過俺却過不去河，只好沿着河沿慢慢往前邊走，正好不遠有個板橋，俺心裏當時大喜，便往橋邊走去，實指望平安過橋，誰知剛剛到了橋邊有人說話，俺心幾乎不曾跳出來，只聽一個說道：「這都是狗頭師爺出的主義，却讓咱們哥們跑這裏堵這麼個地方，這小子行事有損，將來反正好不了！」却又聽一個人說：「狗軍師這兩天紅得厲害，大概裏頭有重要重用他，所以他才這樣吃香，反正這兩天許有點事，不然怎麼會這麼吃緊呢？好在咱們幹一樣不幹二樣，落得舒服會兒，且比他們在裏頭一大提心吊胆的強得多，回頭你先在這裏看我上裏邊去把酒弄來，我今天煮了一隻小雞子，八成也爛了，咱們哥倆在這裏一喝，一聊這個大天，我瞧倒是樂子。」只聽那個又說：「什麼樂子不樂子的，誰讓吃這碗飯呢？這就叫作沒法子，回頭你要去，可是快點回來，不然就剩我一個人，要是真有點什麼事，那我可有點玩不轉，不然你趁這陣天還早哪，你先走一趟，回來再聊好不好？」只聽那個人道：「這也可以，其實不要緊，如果有了動靜，你旁邊不是有鑼嗎？你一篩鑼，裏頭不是就知道了嗎？我這就去，你先在這裏釘一釘吧。」俺就聽得有一個過橋去了，俺一尋思，雖然只剩了一個人，他身旁却放着一面鑼，倘若叫他看見，一時聲張起來，豈不把俺的正事耽誤了。忽然一想，想出一個道理來，俺等那人去遠，俺便從身上取出藥針，藏在手裏，伏在地下慢慢往前，那橋並不怎樣長大，難然那廝，似乎沒有聽見，且喜已吃俺一釘在

他的肩上，俺便跑過去把那廝拖過橋這邊，放在一個草堆裏頭，俺又把他的鑼。轉轉放在水裏，旁邊還有兩把刀，也被俺提來扔在水裏，俺剛剛過橋，取酒的那個已經回轉。那時俺却吃驚不淺，便連忙縱將過去，他是那廝不曾防備，也吃俺一針打個正着，俺便也把他抱到草堆裏，還有些零碎的東西，俺也把他弄清，然後俺才向這裏邊去來，雖然地圖在俺身邊，又不敢用火種去照，只好慢慢往前走，誰知天假其便，他們今天作事都不在花園，都在什麼緒經樓，「丁立忙問道：「這件事你却怎樣知道這般詳細哩。」小芳道：「所以說是俺吉星高照哩，俺原不知道，這裏就是什麼緒經樓，不過因為俺走得尋不出路徑，看見前面有個角門，並沒有人守着，俺便掩身而入，誰知剛剛走進角門，就聽見那邊有人說：「二福子：你還不快點去把着，倘若趁着這個工夫，要是溜進一個人來，你瞧你該吃不了兜着走啦。」又聽一個大笑道：「你不用盡給我念叨這些個，真要是有人進來，你也照樣玩不轉，說是說，我還真得瞧瞧去。」說着便走了過來，你們說是巧不巧。他們就在這個會躲開一會兒！俺見他已走了過來，俺便偷偷從牆邊溜了過去，一看裏面一片大房，這裏面却是燈燭輝煌，十分明亮，俺不敢直走過去，便順着牆往前邊繞，前面有的是大牛角宮燈，一看正面掛着一匾額，上面寫着是緒經樓，只見裏面來往的人非常之多。俺看那樣子，像有很大的事似的，俺便拿定主義，先不尋那什麼花園子，且在這裏等等再說，誰知剛剛湊巧，竟被俺無心撞着，總也是有些天意在內。俺正在尋思怎樣入內之時，只聽一時雲板大響，便有好些像老公般的人，打着宮燈，引進一個四十多歲的爺們來，後來聽他們爺呀爺的叫，想必是那位什麼慶王了，這時大家都把這位爺們擁了進去，大概也許是

他們一時忘記，外面竟自連一個人都沒有留，俺一時得了這個機會，便冒着險縱上了台階，幸喜那窗子上層，都糊着有紗。看得屋裏是碧清的，俺借着亮光往上面一看，只見上面一根很粗的樑頭，上面頗可容身，俺便輕輕縱了上去，上頭還真極是寬闊，而且得看，只見屋裏原來還坐着一位爺們，那位慶王却站在一邊，大概床上坐的那位，就是裏邊那位了，俺這時原想打進一根針去，了結了他，後來一想，今天之來，原是奉了師父之命，到此暗探的，並不知道師父的意思，究竟怎樣，倘若一旦冒昧，把事作錯，那時恐怕是勞而無功了，因為有這一層，所以俺便忍住了。這時却見那個王向那床上的人道：「這兩天不知裏面可還安靜嗎？」只見床上那人把眉頭一皺道：「咳！總怪咱們作事不狠，倘若在那時，就把他們一網打盡，這時豈不成了多少麻煩，現在他們在外頭，雖然是沒有什麼舉動，究竟心裏總有些不安穩，昨天聽見雲氏兄弟說：「山東兗州有人來說，大概那十七的現在那裏。」昨天我派那震氏兄弟，去到兗州辦理，你看這事情怎老叫人放得下心哩！你們這兩天，可想出一個辦法嗎？」那王正待回答之際，只聽一陣噪雜，從外面跑進幾個穿灰色長袍的爺們，見了慶王報告，說是在東花園捉住奸細，俺這一嚇，慶王說是把那人帶來時候，那爺們說捉住是女的，俺心裏才落平下去。這時那王也不知向床上那人說了些什麼，只見床上那人把頭點了點，那王便吩咐那幾個爺們，把捉住的女奸細帶上來，那幾個爺們答應了未往外走時，也不知這時怎的師兄你却來了，又不知怎的會被他們看見，忽的大家散開，那時俺到吃了一驚，以為他們是張見了俺呢，後來才看出你在牆外頭裏藏着，俺又幾乎不曾喊出聲來。及至後來師兄打倒了一個，俺方心裏一喜，誰知那姓毛的，竟自那般

兇，師兄竟自吃了他的虧，後來看師兄和他們一意廝耍，俺又幾乎不曾突出來，後來他們又把張姑娘帶上來，才知道張姑娘是張靈姑，俺原想等一時再下去救你們二位，只因一時尋不出下去的途徑，俺便從那根房樑挪到第二根樑上，誰知這時竟會使俺發現了祕密！」

丁立道：「難道他們又說了什麼？被你聽見了麼。」小芳道：「豈止是淨聽他們說呢？並且還看見了希奇的事哩！原來那屏風之後，並不是門，却是一個很大的寶座，俺看那人到了後邊，便向那慶王道：「我想五月初五咱們還是在這裏說一說吧！這裏比花園那邊還機密些，」說完這話，只見人們把寶座一抬，原來底下竟是一個隧道，那人竟帶了些老公似的人們從那裏走了，你看這個可以算得一件機密嗎？」丁立道：「這果然可算得機密，只不知你後來怎樣下來，又是怎樣來救俺二人出險？」小芳道：「提起這話，益發是我們有些造化！」丁立道：「怎的你又遇見什麼機會？」小芳道：「俺心要從旁邊找個所在下去，誰知不消俺急得，他們早已把人全都撤去，剎那間那個院子，寂靜得一個人都沒有了，俺真是出乎意外，便從上面跟了下來，說句不怕張姑娘吃驚的話，俺本是只想趁功夫把俺師兄救了，誰知鬼使神差道下來的却是張姑娘，大概他們也是把張姑娘看小了，所以才派了兩個人跟隨着張姑娘，俺便不等他們到了屋裏，俺便用針把他們兩個打倒，才救得了張姑娘，是俺對張姑娘把話說清，多把張姑娘幫助俺才得救了師兄，如果不是走錯，救了張姑娘，恐怕到這裏也未必便老這樣得手，你道這不是有天意在內嗎？」丁立道：「果然是好機緣都被你遇着了！」說話之間，已到三元店，苗二侂子等已然都起來在院子裏說話了，見了小芳，個個臉上都露出喜色，苗二侂子急忙過來問道：「你們竟會平平安安的回來

了。」又向張姑娘一看道：「怎麼張姑娘你也來了。」于是向大家一指引，大家才知道這是張靈姑。苗二侂子急忙向丁立道：「你們是怎樣進去的？可曾得着什麼消息？」丁立才要細細申說，只見王先生過來攔住道：「你們先不要說這些不要緊的，咱只問你們看見着周大成嗎？」丁立聽了一楞道：「什麼！他也去了嗎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他不去，咱說這些幹什麼。」苗二侂子忽的把手一拍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！俺等快快搬出這地方再作道理！不知因了何事；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第十二回

誤入歧途師生反目 再探王府兄弟操戈

當下王先生驚問所以，苗二侂子道：「方才你們不會見嗎，大成那張字帖。」丁立忙問道：「什麼字帖？」王先生從懷裏把字帖掏出，遞給丁立，丁立接過來看時，只見上面寫着是：「字稟二位恩師，徒兒此時已去慶王府，倘著有所成功，即時趕回面稟，周大成。」丁立看了，也是一皺眉道：「這個樣子，的確他是去了，只是怎的會未曾看見他呢。」又向苗二侂子道：「就照這個字帖兒看，大成也不過背着你老二位，私探王府，爲什麼要搬家躲避，你老可以說說嗎？」苗二侂子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雖然遇事精明，這件事你却未曾看透它，我這個孩子，雖然年紀不大，閱歷不深，自己却是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前天走天津衛，就是他私自出去鬧事，不然怎的會認識張姑娘，昨天俺看王先生派了你們之後，先時他臉上還有一些不願意之色，後來你們兩個走了之後，他依然是談笑自若，俺還以爲他真個想開了，便不會留他的神，誰知他竟自半夜裏趕出去了，不是王先生看見字條，

大家還不知他上那裏去了呢？你們想京城裏面，比不得旁處，地面非常之大，他又不知慶王府在什麼地方，況且就是到了那裏，裏面能人是多的，就憑他一個，那能找出便宜來，倘吃人家捉住，用刑法一收拾他，他可吃下得住，他一定會說出俺等住處，那時豈不是滾湯潑老鼠，一窩都是死麼？」丁立還未曾答言，只見東方德把手一拍道：「俺也想起來了，還是快快搬了的好，還是快快搬了的好！」王先生道：「你們只曉得搬，我們究竟搬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慌慌張張跑了進來，大家一看，原來正是招待大家的那個大漢韓光，張靈姑見了，便向他喊道：「韓光：你可是有什麼事情嗎？」韓光見了，急忙過來行禮道：「原來姑娘已然到了，我方才從街上來，却看見一件奇怪的事，就是昨天和衆位在一起的那位小朋友，今天騎了一匹大白馬，同着許多在官應役的爺們，一齊從這裏過，往提督衙門去了，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出去的，因為我是姑娘之命到這裏伺候衆位的，我故此趕了回來，報告大家知道。」苗二侉子聽了，急忙向王先生道：「這一定是大成昨天誤入什麼地方，被人捉住，今天解往提督衙門，俺想大家還是先走的爲是，倘若不然，他們要到了這裏，雖然不見得就把俺等怎樣，究屬有些不便，依俺說時趁着大家尙不會受甚玄虛，趁早走了的好！」王先生急把手一拍道：「我倒想起一個去處來了，你們衆位，就和俺走一遭吧！」於是叫過店家，告訴明白，倘若我等去後，有人到這裏訊問時，你便說他們全回山東去了。」店家答應，大家忙把東西收拾齊全，跟着王先生走了出來，剛剛拐出胡同，只見前面塵土飛揚，有十幾匹馬從前邊跑了下來，苗二侉子急忙把大家衣裳一拉，全都貼牆站着，只見四五個做公的打扮，全都騎着馬，隨着

周大成一齊進了胡同，苗二侂子忙向王先生道：「俺等可以快快走了，於是大家隨着王先生一直走了下去，出了永定門，走過了岔路，苗二侂子便向王先生道：「你到底到什麼地方去，你可以說一下嗎？」王先生道：「昨天我不是就向大家說過嗎，我有一個很靠得住的朋友，就住在這邊大紅門，我想此時除去找他，更沒有可找的人，不知你們以爲怎樣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既有這樣去處，那還說什麼，只不知這個人可是我們道中人。」王先生道：「豈止我道中人，並且可以說是我們的救命恩人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既然如是，我們便快跟着俺吧！」路上韓光向張靈姑道：「不知昨天姑娘到那裏是怎麼一個情形。」張靈姑便把昨天晚上怎麼進去，怎麼出來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韓光聽了向小芳看了一眼道：「這位姑娘，真可以說胆大心細，武藝出羣了，那慶王府能人極多，像那個姓毛的，不過捏頭一個小教習，然而要不是憑着藥針打得準，恐怕三位打他一個也未必能夠得手，聽說裏面本事最大的要算一個南邊人姓什麼計，叫什麼萬年，幸虧這次沒有遇見他，倘或要是他的話，恐怕就竟比這毒針利家，也未便能收效……」正是說到這裏，只聽王先生一聲長嘆道：「倘若周大成有個三好兩歹，怎樣對得起他的父母家裏人。」韓光又向張靈姑道：「不知怎的反倒走到咱的頭裏，這要不是老佛爺保佑，鬧出點事來，咱怎樣回去告訴老當家的。」張靈姑聽了臉上一紅道：「這件事都要怪我貪功，晚上大家在店說話的時候，我就在那裏窗戶上聽着，後來聽了你們只派了丁立和曹姑娘兩個，那時我心裏就有些痛快，雖然他二人就敢深入險地，豈不是白白的把他倆命斷送。我想趁他們怎未曾走之先，我先到慶王府走一遭，倘若能夠先探些消息來，便可以攔着他們，不再容他們去，如果

不會見着他們，在那裏出了什麼險事，我也可以幫他們一幫，不致讓他們吃虧，誰知事情偏偏相反，我到那裏正才走到那邊花園，一看裏面黑洞洞的連一點燈光都沒有，那時我要不下去就對了，也是我一時大意，打算從那裏打穿過去，誰知他們裏面早有埋伏，在輕輕往下一跳，就吃他們用軟網把我兜住，這要不是曹姑娘趕來救了我，那才真正要羞死人哩！」正說話間，只聽王先生說道：「我們今天投奔這裏，已是山窮水盡，倘若我所找的人，他要是不在家便當如何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如果他不在家的時候，那時俺等便先找個地方度過今天，明天再想辦法就是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事已如此，也只好是這樣辦吧！」說話之時，大家穿過了一個樹林，忽然從林子裏跳出一個人來，往前邊一撞，大家不曾防備，鄧叔寶竟被他撞出有十幾步，抬頭一看，只見這人身高在七尺開外，漆黑的一張面皮，赤着個膀子，露出一身漆黑的肉，底下穿了一件山東老串的單袴，光着腳穿了兩隻搬尖洒鞋，裏拿了一個蒲扇，年紀也就在三十上下歲的樣子。苗二侂子見了，暗暗道了一聲好個精壯漢子，這時鄧叔寶已然從地下起來，惡恨恨向那漢子道：「你這廝怎的這般無禮！難道你這廝連「低頭走路抬頭看人」都不懂得麼，你怎的便把俺撞了一交。」那漢子聽了哈哈笑道：「你這才說得怪，你說我沒有低頭走道兒抬頭看人，那麼你就不是人，你怎麼會撞到我的身上呢？既是你被人撞倒，你就該一聲不語，爬起來各走各的路，你向我說理幹麼，難道還要讓我給你賠個不是怎麼着，要依我說，你還是趁早走了强的多，不然恐怕這個地方，你許找不出便宜來！」鄧叔寶那裏還忍得住，便喊一聲道：「你這黑廝，真乃無禮，且吃俺一拳去！」說着當胸就是一拳，那漢子見了也不躲閃，只喊道一聲好，身子一

偏，叔寶一拳打空，因為用力太猛，連着自己身子都搥了一搥，那漢子身手更是來得快，輕輕的撻過手來，只往那叔寶腕子上一點那叔寶登時覺得混身一麻，四肢無力，當時摔倒在地，那漢子看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就憑你這樣本事，也收到這個地方來找便宜，你真是瞞得我們一點不值了！」說完又是一個冷笑，這惹怒了陶定邊，狂喊一聲道：「黑奴怎敢傷俺弟兄，休走，且吃俺一拳去！」說着一拳當頭打到，那漢子一見，喊到一聲來得好，那漢子哈哈一笑道：「不要說是你，像你們道一羣恐怕也未必找得出便宜去，」陶定邊一聲狂喊道：「黑廝休得拿大話欺人，且吃俺一拳去！」說着一拳當胸打到，那漢子往旁邊一閃，左手往起一托陶定邊右手，進步一拳，打在腹上，陶定邊站不住腳，倒退五六步栽倒在地，那漢子見了哈哈一笑道：「呦！沒摔着麼，快快起來吧！我說你不行，你一定要試試，你瞧怎麼樣。」苗二倜子和王先生這時已然看出這個漢子，不是等閒之人，並且不是和自己這班人真是為難，正待前去和他講理，只見吳七早已托斧出去，往當場一站，高聲喊道：「黑小子，你休得張狂且來和俺比試比試再說！」那漢子見了把手一拍道：「怪不得昨天老郝給我相面，說俺要走運了，今天果然走運了，打來打去，倒打出這樣個大小子來！大小子，如果你要不上別處去，請你跟我走到我們家，叫咱爸爸瞧瞧你，你瞧好不好。」吳七一聽，吓的一聲道：「黑小子你休得滿嘴胡說，且吃俺一斧去！」說着就是一斧砍下，那漢一見，往旁邊一閃道：「怎麼，玩來玩去倒玩出傢伙來了，我要是一動傢伙，就算輸給你了。」說着一轉身讓過斧頭，輕輕把斧柄攏住，吳七雖然力大，却禁不住他這一揪，再想從他手裏奪出，怎樣用力，也休想動他分毫，那漢子哈哈一笑道：「大小子你

倒是用勁兒呀，咱們這不是玩哪嗎。」說着哈哈又是一笑，吳七這時掙得臉紅頸子粗，心裏有氣，嘴裏說不出，只一個勁兒往回扯，苗二侂子剛要進前說話，誰知旁邊小芳早已氣憤不過，就趁兩個正在用力回扯時，便喊叫一聲著，隨着把手一揚，一根藥針早已打出，苗二侂子和王先生喊使不得，但是藥針已然打了出去，就在這一剎那間，只見從樹林子裏頭叟的聲縱出一人，橫身一脚，照定那大漢踢去，那大漢本來和吳七正在拚命向後奪那把斧頭，並不會看見有人用藥針打他，更不曾防備後面會有人踢他，這一脚踹個正着，一時吃力不住，身形往後一閃，退出足有十幾步，就在他身形一幌的時候，那根藥針恰恰打到，至多不差三五分遠近，便會打中面門，苗二侂子和王先生大家見了，不由齊聲喝了一個彩，那漢子還以為替他喝倒彩，便不由得大怒，睜眼一看，吳七早已拉了斧頭跑回，在那邊擦汗，再往旁邊一看，就在自己旁邊，站了一個小矮子，大約至多了到三尺高，寬下裏彷彿也有二尺多，留着長髮，一臉滋泥！身上穿着一身布褲褂兒，脚下穿着兩隻酒鞋，背上背着一個小黃包袱，一把雨傘，滋着雪白的牙，向着他笑，他那裏認得這是什麼人。便把眼睛一瞪道：「你這個地裏了，放着好生路不走，却怎的踢了我一脚，想是你活着不耐煩了。來吧，待我來成全成全你！」說着往前一探身，向那矮子就是一掃堂腿，那矮子見了微微一笑，往起一縱身，那漢子腿便掃空，矮子往前進步照定大漢站住的那隻腿上，輕輕又是一掃，大漢便咕咚一聲，便像倒了半座山牆相似，那矮子笑嘻嘻的往那裏一站道：「這不算，這不算，起來再比！」大漢不由喝了一聲好，誰知那漢子便躺在地下罵道：「你們叫什麼好兒，回頭我叫你們一個都不用活！」那矮子向他點手道：「你倒是起來呀，

俺洛子不會打睡了地下的人。」那大漢子在地下喊道：「想不到我今天會壞在你這麼捨命不捨財的老西兒手裏！」那矮子道：「洛子捨財不捨財，與你什麼相干，你倒是站起來呀。」那大漢在地下躺道：「我不能起來，你要是打算和我過不去，我就在這裏等你！」

那矮子道：「你因為什麼不起來？」那大漢道：「我幹麼起來，我起來也幹不過你，還是躺下還是你乾脆就着在地下打吧，那矮子聽了，不由哈哈一笑，苗二侉子等也跟着笑笑。

那矮子笑道：「你只管起來，洛子也不和你打了。」那大漢聽了才從地下爬了起來楞楞的站在那裏，那矮子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，因為大清早晨和這一般在這裏打架，你要說得有理，洛子就放你過去，碰巧還許幫你一個忙兒，要是你沒有理呀，你就怪不得洛子，就要打發你回去。」那大漢道：「你要問我姓李，我叫李大勇，人家送給一個小外號叫今世無霸，今天是我師父讓我出去買點東西，不想走在這裏，碰見了他們，他們自不小心，摔倒在地，却攔了我，不依不饒，這就是實話，你幫我個忙兒，咱們打個熱鬧的吧。」那矮子又問道：「你師父叫什麼。」李大勇道：「你問我師父幹什麼，這個我可不能告訴你。」

矮子道：「你告訴我，我好幫你打他們。」李大勇道：「因我師父告訴我，不許告訴別人，倘若背着他老人家說了，他要知道了，我就活不了啦！」矮子道：「你只管告訴我，洛子不向你師父去說，你師父怎能知道，你只管向洛子說好了。」李大勇又想道：「你可不許跟我師父說，也不許跟別人說，你還得幫着我打他們，」矮子道：「全都依你，你就快說吧！」李大勇道：「我師父他也沒有說出他是什麼地方人，我就知道他外號叫鐵臂老龍神，李大勇話猶未完，只見那矮子忽的把臉上一變道：「你師父臉上可是有一個金錢

大的疤痕。」李大勇把手一拍道：「對呀！你怎麼知道，敢情你也認得他呀，得啦，你幫着我打他們吧！」那矮子把臉色又一變道：「好，你先帶洛子去找你師父，回頭真幫你打他們，你瞧怎麼樣。」王先生把苗二侂子一拉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，他們所說的鐵臂老龍神，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個朋友，看他這個神氣，似乎是和他有仇一樣，既然被我們遇見，我們便應幫他才是，只有什麼法子，可以把他們從中攔住。」苗二侂子把眉頭一皺忽然一笑道：「有了！」這時那李大勇道：「你要不幫我，你就走你的吧，我也不能領你去找我師父。」那矮子一能，忽的把眼一瞪，一陣冷笑道：「怎麼，你不領我去嗎，那洛子就要對你不起，找不着你師父，先拿你試試手也是好的！」說着，劈面就是一拳，苗二侂子和王先生齊喊一聲不好，就在這一剎那之間，只聽樹林裏一聲狂喊慢動手，跟着由裏面跳出一個人來，快得彷彿像個飛鳥一般，聲到人到，竟到中間把李大勇和矮子分開有個十來多步，大家抬頭一看，只見這人身高足有七尺，細腰窄背，穿了一身藍綢子褲褂，通紅臉堂，在左額角有一塊銅錢般大小的紅疤，鬚髮全白，看那神氣，約有七十左右，手裏拿了一個蒲扇，笑嘻嘻的往那裏一站，王先生看了，不由大喜道：「喂，你們看見了沒有，這個就是方才那個大漢子的師父，也就是我要領你們去尋的那個鐵臂老龍神，等我過去招呼他一下。」苗二侂子急忙攔住道：「你老先慢着，人家那裏話還沒有說完哩。」王先生一看，那個矮子可不是正在和那老頭兒說話，聽那個矮子道：「姓婁的，今天洛子既然遇見了你洛子就要報當年一拳之仇，你如果怕死在洛子手下，你就當着大家，跪在地下向洛子磕三個響頭，洛子念其你這樣年紀，饒你不死，如果不然，你就要和洛子較量較量，姓婁的

你就快來領死吧。」說着往前一進步，迎面就是一拳，只見那老頭兒，果然身手不弱，輕輕往邊一閃，那一掌便打在空處，雙拳一抱，笑着向矮子道：「黨老弟：你怎麼還是這樣大的氣性，俺現在老了，不能動手了，就是老弟一拳把俺打傷，也顯不出老弟你的本事來了，如果肯其念俺年老，放俺師徒過去，俺一定擇個日子，去向老弟陪禮，老弟：你就瞧俺一個年老糊塗吧。」那矮子道：「姓婁的，你不要以老賣老，洛子不買你這本老賬，且吃這一拳去。」說着一掌當胸又到，苗二侂子急向王先生道：「你看他們已然動起手來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這時就是要攔恐怕也來不及了，先看看他們究竟怎樣再說吧。」這時只見那矮子一掌已劈面向那老頭兒打去，老頭兒也不閃躲，看見掌到面門，輕輕的把一頭偏，矮子一掌便空，急忙收回掌來，往旁邊一掃，進步一個穿掌，直往老頭兒前胸打來，掌已臨近，只見老頭兒把胸口往裏面一縮，矮子用力過猛，身子往前一欠，身形兩幌，纔得站住。老頭兒微微一笑道：「俺已護你三招，你也可以收了吧。」矮子把眼一睜，陡的往上一跳，足有七八尺高，一聲狂喊道：「誰要你讓，你有什麼只管使出來，今天不是你，就是我。」說着，身形往下一矮，兩個拳頭便像雨點一般往前面打來，老頭兒只是一味躲躲閃閃絕不還招，那矮子却只是有進無退，約摸着打了足有半個時辰，大家再看，那個矮子力氣已然不似先前那樣狂猛，老頭兒却仍然臉色不紅，氣息不喘，王先生向苗二侂子道：「你看這才是真工夫哩！」這時李大勇忽的一聲喊道：「小矮子你別不害臊了，俺師父讓你這老半天，你還這樣一個勁兒沒結沒完，難道你跳起來，誰就怕了你嗎。」話猶未完只見那矮子就着往下一落的時候，竟從身後撤下那根破傘，趁勢就往前一擠，那根傘竟根

根立了起來，原來那根傘竟是鐵的，使的和風車一般，直往那老頭兒下三路攻，老頭兒見了把眉毛一縷道：「姓黨的，你怎的還是這樣懶賴，與俺這老邁無能的下此毒手，這就休怪俺要對你不起了！」一邊說着，一邊往後讓，却從腰裏取出一根不足一尺的烟袋來，隨手隨勢的招架着他那根破傘，有了工夫，還要點那矮子腰裏一下子，戳那矮子腿上一下子，功夫一大，只見那矮子兩鬢汗流，眼睛瞪得有飽子那樣大，脚下步數，也透出亂無次序，苗二侂子向王先生道：「你看這矮子，大概要離輪不遠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那還用說，要不是那位婁老英雄讓着他，只怕他這時早已輪給人家了。」正說着只見那矮子往裏邊一進身轉過傘柄，對定老頭兒胸前就扎，只見老頭兒輕輕一閃，早已走在那矮子身後，就勢用煙袋鍋兒往外一兜，矮子那傘，便鉤在老頭兒烟袋上，休想再動待分毫。那矮子見弄不出自己兵器，不由仰天一聲狂喊，撒手扔了手裏傘柄，往後一退身，把眉毛一搐，一陣冷笑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罷了！，姓婁的，總算你的時氣好，不該命喪洛子之手，想我洛子自從十二歲闖蕩江湖，從不曾丟人現眼，却不想兩次都現在你的手裏，今天既是戰你不過，將來遭仇，恐怕也要報不成了，不如成全了你吧！」說着一彎腰從身上掏出一根鋒薄雪亮的手叉子來，對定咽喉便刺，那老頭兒要待喊聲使不得已是不及，就在這一剎那間，忽的從老頭兒身後飛來一枝袖箭，不偏不歪，正正打在那矮子拿叉子那個手上，矮子覺得手背一麻，拿叉子那手，就吃不住勁一鬆手，叉子掉在地下，大家不由齊聲喝了一個采，王先生知道是小芳所打，便回頭向小芳道：「你快跟我過去，看看怎麼樣吧！」這時老頭兒也看見王先生，便問了一聲道：「你什麼時候來的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我早就來了，您手裏脚下

可真可以呀！」老頭兒把頭一搖道：「別笑話人啦，這還算是功夫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我本打算道府相擾，却不想在此地相遇，不知你到這裏來作什麼。」老頭兒微微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咳！都是爲了這個孩子，才招出這些來，不瞞你說，自從那年俺與你分別之後，就有朋友給俺荐了這個徒弟，俺原想不收留，朋友再三說好話，俺不得已才把他收下，誰知這個孩子，天真爛漫，什麼都不懂，好容易教了他幾手功夫，叫他出外不要招事，誰知他今天偏又多事，倘若不是你們相助，豈不又使俺多層罪過。」王先生當時向苗二侉子引見過：「這位是苗正義，這位就是我向您常提的那位鐵臂老龍神婁廷玉婁老英雄。當下二人見過，王先生又替大家一一見過，婁廷玉道：「俺一向也會聽王爺對俺說過，打算到外省去訪幾位朋友，這才多少天的事，竟會引了這些人來，足見有志者事竟成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這位山西朋友，我看他武藝也還說得下去，只不知怎樣當年結仇。」婁廷玉道：「說起這仇，真是不值一笑，當年俺在山西路上，也曾走過幾年鏢，仗着朋友們關照，却不會出過醜，有一天也是合該出事，俺因同了一位朋友到河南少林寺去訪鐵杖長老，有一隻鏢，俺便派了一個徒弟二十名夥計押了下去，誰知這個徒弟，年紀太輕，不按鏢行規矩，走到大同府就把一隻鏢失去，這位劫鏢的朋友就是這位朋友了，這位朋友，那時在山西一帶，大大有名，他姓黨，他叫天羅傘黨明，黨德太，所有吃鏢行飯的人，都要向他遞個帖兒，他確是夠得上一個朋友，凡是投過帖的鏢行，從不會在他管的地面裏失過事，後來俺聽見這個信息，便連夜趕到大府去見他，誰知他閉門不見，却叫人傳出話來，打算要回鏢銀，除非把他打倒，俺想「強龍不壓地頭蛇」，況且自己又是吃這碗飯，何必傷他，再者他又

是一個了不得的脚色，結識了他也方便些，於是俺又託出朋友來去和他說，誰知他竟執定前議，俺那時也是百十號人的一個頭目，就是自己再能忍一些，恐怕旁人也不會答應，這才告訴他的日子，定期比試高下。」二人見面之後，便當着大家說明，兩人比試，誰都不許旁人動手，如果他要是把俺打敗，俺便撕了鏢旗，撿了鏢車，從此不再吃這碗鏢行飯，他要是被俺打敗，從此收了他的局面，退還俺的鏢車，償這俺的鏢銀，並且還要到俺的家裏，給俺磕頭，拜俺爲師，說完之後，兩下裏擊了掌，這才開始動手，不是向老弟說句大話，那時俺實不曾把姓黨的放在心裏，誰知道一動手之後，才知道他手裏實在可以，那時俺使用盡全份力量和他對付，後來把兩旁看的人，差不多全瞧楞了，俺那時一想，俺若不拿出看家本領，恐怕時間一長，還許敗在他手，幸虧俺和鐵杖禪師學過救命三掌，這時實在被迫無耐，才想起用掌法來，那時他也是不會防備，吃俺一掌將他左臂打傷，當時俺又託出朋友來把鏢車要出，向他告了罪，然後才回到北京，從那一回起，這山西一帶的鏢，俺就托給興順鏢店柯雲龍代走，就算是各不相犯了，這事大概也有十幾年了，誰知他仍是懷恨在心，不肯放鬆於俺，恰恰今天便在此相遇，這一來倒越鬧越深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依俺說這件事沒有什麼難辦，現在把他先扛到您的家裏，然後我自有的法子，總可以讓您把這事化沒了，您看如何。」婁廷玉道：「如果能夠那樣，是再好沒有，不過，俺的住處太小，恐怕諸位受了委屈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您說那裏話，我們現在已至窮無可歸，只要有個地方安身，就感激不盡了，還說什麼避屈不避屈，實在您是過謙了。」大家過去把黨明拉了起來，給李大勇背在背上，大家這才跟着婁廷玉走去，走了不遠，前面有一座破廟，婁廷

玉道：「這裏就是俺的住家了。」過去把門推開，大家來到裏面一看，原來是座關帝廟，北殿三間，供着佛像，東西各三間配殿，院子裏頭，擺着許多刀石之類，婁廷玉道：「請諸位到東間去坐吧。」大家進了東配殿，一看裏面神像已然不見，正中間牆上掛着一對雙鉤，屋裏除去幾張長板凳之外，並沒有什麼擺設。婁廷玉正在讓座之際，只聽院裏嘆咿的響了一聲，急忙出去一看，原來是大哥兒李大勇把黨明已然扔在地下，婁廷玉急忙叫他，黨明抗進屋裏，婁廷玉便向王先生道：「這姓黨的想是受了毒藥傷，不知你們那位所打，身上可有解藥。」小芳聽到這裏，向前搭話道：「老前輩，那人是俺用藥針所傷，俺這裏隨身帶有解藥，請你老給找一碗涼水來吧。」婁廷玉叫李大勇出去找來涼水，才待往裏頭灌時，只見王先生上前一把攔住道：「且慢。」婁廷玉急忙問道：「不知王爺爲何攔住。」王先生道：「方才我看他那神氣，似乎合你有勢不兩立之意，倘若這時把他救醒，他要是還和俺決鬥，或是他自行短見，您可有什麼法子麼。」婁廷玉道：「這話說得是，不知你老打算怎樣。」王先生道：「要依我說，這位朋友，既不是什麼下路不法之徒，不過和您全是意氣之爭，最好能夠想個法子，把他勸好，能夠讓他和咱成了一氣，這件事就好辦了。」婁廷玉點了點頭，就見苗二侖子搶了過來道：「這件事全在俺的身上，最好你們大家此時全都走了出去，屋裏只賸下苗二侖子，苗二侖子拿過解藥和涼水，替黨明送了下去，不一時，只聽他肚腹之內，一陣作響跟着一翻身，坐了起來，抬頭一看，不由臉上現出一種驚愕之色，便向苗二侖子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怎的把洛子弄到此地。」苗二侖子笑了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你先別着急，聽俺慢慢告訴你，俺姓苗，名字叫作正義，你方才不是和

姓婁的在樹林子裏爭強來嗎，俺是從此路過，看見你鬥那姓婁的不過，正在拔刀自了的時候，俺見你實是一個英雄，所以俺才叫俺徒弟在你手背上打了一毒藥針，救了你的性命，俺又向那姓婁的問，俺才知道你們當先結仇始末，俺一聽他所說，你所做所爲，全不失漢子所爲，俺生一只好交個血性男子，所以才把你救了一來，但是不知你現在的意思是怎樣。」「黨明聽了，急忙站起向前一揖道：「俺實不知道這條命是你老所救，這裏當面謝過，俺與姓婁的，原無深仇宿怨，只是爲了正氣，現在既是有了你老來了結，俺是無不依從。」苗二侂子聽了大喜，便急向窗外叫道：「你們諸位都快進來吧。」大家聽了，便急忙從外邊走了進來，苗二侂子便向婁廷玉道：「老龍王爺，你老快來吧！」婁廷玉搶一步，上前就是一恭到地道：「黨兄，恕俺前番冒昧無！」黨明哈哈一笑道：「不介意，不介意，先前還是俺洛子不是，要是碰在別人手裏，俺老早不交代了嗎？今天言出無毒，從今以後，不准誰再題從前之事，誰要一說從前之事，誰就是婦人女子。」大家聽了，全都十分歡喜，苗二侂子，又和大家介紹過，然後才落坐談話，婁廷玉道：「這位黨朋友，雖然和俺從前有些嫌隙，如今已然成爲我道中人了，有什麼話，也無妨直說，大家也可以想個辦法，不知王爺此次到這裏來，可有什麼事嗎？」王先生這時還想不說，苗二侂子在旁邊却早已耐不住，便不等王先生說話，站起道：「這話說得是，有什麼話，只管說吧！」苗二侂子便把王先生怎樣由宮裏出去，怎樣到山東，結識大家，大家怎樣計劃，怎樣昨天住在三元店，怎地去探慶王府，怎的失去周大成，一一說了一遍。婁廷玉道：「這件事依俺看時，今晚最好再有一人夜探慶王府便可知知道端的，這個人總要找一個熟識京城情形的才好，不

然恐怕又出了差錯，」說到這裏，大家全都不語，只見黨明站起道：「俺姓黨的今天不知自量，要在衆位跟前，討這個沒臉，京城的地方，雖然不十分熟習，却也還來過幾次，此事俺想去一遭，不知衆位可信得及不？」婁廷玉不待大家答言便應道：「如果黨爺願去，那是最好沒有，就請辛苦一趟吧！」大家當下見婁廷玉已然答應他，便也不再說什麼。於是婁廷玉向大家道：「這件事總算全說知了，俺却有一句話要問在當面，不知衆位可肯說出原委嗎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其實這話俺不當說，老英雄既和王先生有這樣的交情，有話只管說出，其實又何必這樣問哩？」婁廷玉道：「既然如是，俺便要斗胆了，諸位此番入京，究竟打算怎樣？無妨說出，俺也可以拿個主意。」王先生聽了，不好作聲，却把眼睛望着大家，苗二侂子便代答道：「你老要問，這件事你老還有什麼不明白嗎？當今這個主兒，他那個座兒怎麼來的，大概你老也有個耳聞？」婁廷玉道：「這個倒不曾聽說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既然你老不曾聽說，俺不妨再向你老說一遍。遂把宮內傳詔和改鐵詔之事說了一遍。婁廷玉道：「原來這裏面，還有這許多曲折，不過這作事與諸位進京，有何關係？可否再爲說知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這位王爺就是從宮裏走出的皇十七子，只要把現在那個主兒弄倒，別無話說。」婁廷玉道：「這件事雖是難辦，却還可以進行，只是有一件，倘若把現在那個主兒弄倒，你可敢保你們便不再想旁的道路嗎？」苗二侂子道：「這件事我却敢保，准保事成以後，全都急流勇退，決不致有別的希望。」婁廷玉道：「既然如是，俺願幫忙到底，就是這位黨朋友，想也一定協助的了？」黨明道：「衆位大義在先，俺洛子自當追隨在後，如有用俺洛子之處，絕無推辭！」婁廷玉和大家聽了全都十分歡

喜，婁廷玉叫李大勇預備酒飯，大家吃喝已畢，二次到屋裏落坐談話，苗二侉子道：「今夜黨爺入王府，探聽舉動，固然是大事，還有一件不大吃緊的事，也求黨爺格外留神，就是俺有一個徒弟，名叫周大成，只因前天暗探王府，到現在不見，倘若王爺遇見這樣一個人，可以把他調出，告訴他俺等現在此處，叫他速到此處來找，」苗二侉子話猶未完，王先生急忙攔住道：「這話不是這樣說法，依我看時，大成這孩子，似乎已歸對方，倘若此時告訴清了你我的住處，那豈不是自找其苦？最好如果碰見這孩子，不必說明你老是從那裏來的，更不必說清和我等相識，且看清楚方向再說。」婁廷玉在旁邊聽了道：「王爺不是俺說，你的心也忒多了，自己的徒弟，怎樣這般信任不及，還是聽苗爺的爲是！」黨明道：「俺自有理會得，」大家又互相談了些各地風土人情，不覺已至黃昏，復又飲酒吃飯，酒飯已畢，黨明收拾好自己東西，向大家告辭，大家都說完偏勞小心，黨明點頭答應自去，再說婁廷玉一見黨明一去，這才向王先生道：「王爺怎樣那般心直口快，令徒周某，依俺看時，也一定歸附對方，不過此時不必言明，要知那姓黨的，和俺結仇已深，豈肯便那樣輕輕的言歸於好，一定是因爲自己力量不及，才肯那樣屈心俯就，此去如果見着令徒，俺想今夜此處定不得安生，見不着令徒，此地也不會平安過去，王爺還真去和他說心腹，那豈不是替他打算！」王先生道：「果然老英雄明見，只是現在，除去此地地方，那裏還有地方可去？如果他們來時，豈不連累了老英雄司徒？」婁廷玉哈哈一笑道：「那却不妨事，俺若怕連累，也就不讓諸位來了，今天正好趁着現在機會，正好在諸位跟在獻醜，只是要屈尊衆位，恕俺斗胆要調動一切了！說着先叫李大勇把廟門關了，方才向大家

道：「今天夜晚，便是緊要關頭，俺却有個意見，如果不嫌俺造次時，俺便要斗膽了！」

王先王道：「有話只管請講，我可替大家答應全無二意。」

廷玉道：「如此俺便要斗膽了！」

「俺想黨明此去，必不肯爲俺等所用，定然要去告密，說要逃個去處，也不是沒有，不過俺想紙裏包不住火，既是打算在京城裏做一番大事，就不能那樣躲躲藏藏，俺想大家又都有藝業在身，也不怕他人多勢衆，不如大家一齊埋伏好，做個備而不用，倘若他們竟不來時，俺等只當在院裏歇一宵，等待樣明回來，再作計較，倘若他們來時，大家一齊便努力把他們全都拿往，斬草除根，便把他們全都殺了，以便再舉大事！不知諸位以爲如何？倘若不幸竟敗在他們手內，那時俺自有逃生之路，絕不連累衆位吃苦！」

苗二侂子道：「如此就好，便請你老吩咐吧！」

婁廷玉道：「此地名叫海子大紅門，在此前邊，名叫小紅門，他們如果夜裏出來，必定要從此處經過，此地最好去兩位，一位要力大，一位要腿快，力大的可以帶條絆馬索，一頭拴在樹上，一頭用手揪好，倘若有人從此路過，便用力將他兜細，腿快的便跑回來送信，此地大家便可作一準備，但不知那二位願意前去？」

大家尙未答言，旁邊大個兒李大勇跑過來道：「師父我去行嗎？」

苗二侂子不等婁廷玉說話便道：「行！你的力氣俺是領教過的了，婁廷玉道：「苗二爺誇獎，還要一位步下能行的？」

陶定邊道：「小可足下一個時辰，可以走七十多里，不知能否去得嗎？」

婁廷玉住：「足以去得，事不宜遲，大勇快拿絆馬索隨陶爺一同前去！」

大勇答應，從東殿裏找出一條大井繩，抽了一抽，不糟不朽，便同陶定邊急急忙忙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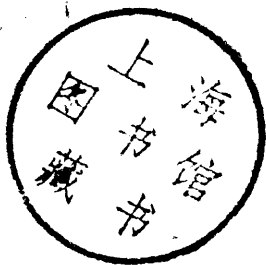
婁廷玉又道：「那是第一撥，已經安排好了，現在該說預備裏面了，此地至大方圓不到五畝地，倘若他們來的人多團圍一

圍，那時即不能對付，依俺之見，廟裏燈燭依然可以不滅，却不要全在廟內死等，最好大家分開，各自防備緊密，總使他們得到廟前爲是，現才大家便請聽俺支配才好！苗二侂子道：「不勞囑咐，俺等自理會得。」婁廷玉道：「今夜他們來時，不見得一定便會全由正門進廟，也許會從旁處進廟，俺等便好取一個四面八方式，一方有事，只要聽見動靜，四面一齊動手，此處俺最熟，俺願獨當頭面……」婁廷玉話猶未完，只聽華梁向前深深施了一禮道：「你老人家願意自當頭面，自是百無一失，不過俺是小孩子，初來此地，人地生疎，惟恐一時迷了路徑，現在打算央求你老人家，把俺放在身邊，一則省却俺臨時心慌，二老也只跟你老人家長點見識，不知你老人家能肯使俺小孩子在旁邊嗎？」婁廷玉道：「便是那樣吧！」苗二侂子道：「且慢，那件事要依俺說，還是俺和華梁站在前邊的爲是一則婁老英雄雖然地熟究竟年歲大了，不如俺的眼睛好使，二則俺在前面，倘若……」陶二侂子話猶未完，只聽旁邊有人說道：「你老二位不必爭競，依俺說還是俺和華師兄在此等候！」大家看時，原來正是小芳。婁廷玉把眉頭一皺道：「那正中間是他們來的必由之路，若被他們搶了進來，那座廟就不能守了，俺若在此，雖不能說他等絕過去不得，究竟能抵擋一陣，你等如何抵得住？」苗二侂子見說便道：「依俺說時，便使華梁跟着你老，俺同小芳另去別路如何？」婁廷玉道：「那便是了！苗爺便同小芳姑娘和張姑娘去到廟西樹林藏了，如果聽見此邊有什麼響動，萬不能來，此邊自有俺一人承當。」苗二侂子答應，帶了張靈姑和小芳自去了。婁廷玉道：「丁立，金威，你們二位同韓光好到東邊樹林藏起來，如果聽見俺吹起哨子，便從後邊迎頭截住，不好有悞。丁金兩位答應，同了韓光去了。」

婁廷玉道：「東方德，鄧叔寶你們二位好同吳七爺藏在廟角坎後，倘若俺等敗下，衆位好速來接應。」東方德，鄧叔寶答應帶了吳七往廟後去了。婁廷玉向王先生道：「王爺，那四面已然安排妥了，請王爺隨着俺來！」說時一拉王先生：走入正殿裏來，婁廷玉一指佛像道：「王爺你看，那佛像後面有一股地道，你若聽見外面事急，王爺好從此地道出去，此地道原是一口乾井，直通後面坎地，俺等好在那裏見面，他們見不着王爺，也就沒有題目了。」又向張興霸，尤俊英道：「你們兩個，在此保定王爺，不許脫離此殿，下地道之時，海燈旁有火種，就好打完下去。」王先生道：「如此却有累你老一人了！」婁廷玉道：「此件事原算不得什麼，只願今夜能夠平安渡過，也好再行別事，王爺千萬緊記，外頭怎樣亂法，千萬不好出去。」王先生答應了，婁廷玉此才同了華梁走出殿去，到了院裏，把廟門拴好，復又從牆上跳了出去，離開廟門一直奔正北，走出約有一里地，才喊華梁站住，找了一個樹林，把衣裳和用的東西都預備好，聽聽天已交更，便偷偷向華梁道：「要到也就是時候了，你且預備好！」華梁答應。此地暫時不提。單說苗二侂子和小芳張靈姑一直奔到廟西，苗二侂子向小芳道：「你的意思打算獨當前面，俺却有幾分明白，你是否爲了大成師兄嗎？」小芳笑道：「二叔話的是，俺總覺得俺師兄不致於那般糊塗，所以俺預算是在前面等他真個到時，俺預算當面問個究竟，倘使他要不像他們所談的那樣，豈不冤枉了他，俺的心思原是如此，不想老頭子，偏不使俺在那裏等，却又使俺到此地來，此時如果周師哥到時，豈非要鬧出別事，只是現在已經沒了辦法。」苗二侂子道：「俺也是這樣話，俺總話他不至於這樣無禮！」剛剛談到這裏，只聽張靈姑在旁邊道：「二位且

慢說話，聽那旁有了脚步之聲向此邊來了！」苗二侂子急忙一攔小芳，才要往樹林裏躲時，只見一條黑影，早已由前面跑了下來，苗二侂子定睛一看，久在一起已然認清來的此個，正是探府未回的周大成，不由喜出望外，急忙搶一步刼住去路道：「前面來的敢是大成。」那條黑影，立即站住答應道：「正是，你老敢是苗二叔？」苗二侂子一看，果然是周大成，心裏真是說不出的快樂，急便答道：「正是俺。你此時從什麼地方來？要到什麼地方去，怎的知道俺等在此？」周大成道：「二叔，此話提起便長了，俺一時也說不清楚，簡略一說吧！俺因為師父差了丁立小芳二位去探王府，獨不差俺等，俺想不如自身去探王府，倘若被俺探出事來，回來也可遮個羞臉，誰知路徑不熟，入府被獲，是府裏再三相問，俺便說出大家蹤跡，多蒙那王爺不肯降罪，反向俺說殺官如同造反，而況是背叛王家，豈不要滅門九族？叫俺帶領府裏護衛，到三元店拿獲你老衆位，能夠將功折罪，俺一想此話講得也是，倘若辦事不成，牽連在內，將來刨坟，鋸樹罪在不赦，反不如依着他們的話，一則能夠減輕自己罪名，二則便能謀個出身，因此便答應了他們，誰知大家到了三元店，已然全都走盡，俺便去回復王爺，王爺也沒有法子，只好聽其自然，誰知俺方才正從堂簷前經過，聽得上面有人聲響，吃俺一針將他打下，誰知把他救醒以後，問起他的時候，他却話是爲找俺，俺便把他推在一間小屋之內，細細盤問，才知道那人姓黨，是師父派他去暗探王府的，俺又他口內問出師父是在此處居住，便和王爺請了二十名壯丁，六名護衛，到達此地，俺想你老已然那般年紀，還和那姓黨的胡亂什麼，反不如隨俺把姓黨的拿獲，回去見了王爺，保你老有個官作。」苗二侂子聽到此地，不由勃然大怒，那裏肯容他往

下再講，便惡狠狠的吓了一口過：「我把你那喪盡天良的小畜生，休跑吃俺一鉤！」話着一鉤早已當頭劈下，大成往旁邊一閃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姓苗的，你倒是現鐘不撞撞木鐘，俺向你講，俺所以背關照你時，不過是因爲擒了你，也沒有好大功勞，所以才不願意拿你，你怎的反尋起錯惱了呢，真的倘不是你姓王的面前講起俺在天津衛之事，他怎能那般看不起俺？講起時還是壞在你的手裏，你反不依不饒，提鉤便刺，你且休得張狂，且吃俺一錘去！」跟着嘩唧一響，一錘早到，苗二侉子那時氣得渾身亂抖，恨不得一鉤把他劈死，心裏才覺痛快，躲過一錘，進步一鉤，用一個刀劈華山勢，向大成頂上劈去，不等大成錘起，左手鉤用個八方尋蛇勢，向大成頸上掃去，大成剛剛躲過右手鉤，一看左手鉤又到，再想平平躲過那裏能夠，（欲知周大成生死如何請看第四集）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5 1138B



上图英库